

被附后的释放(倪柝声)

目录:

01 前言	02 被动与被动的危险
03 信徒的误会	04 战场的心思
05 心思被动的现象	06 心思的拯救
07 完全的自由	

前言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发现信徒的被附是可能的。不过有的是一点的，有的是更多的。这一本书是从《属灵人》里分出来的，专门为·帮助被附的人。

普通的人并不必读这一本书。一个神经衰弱的人读医书时，会发现自己这个病也有，那个病也有。一个心理衰弱的人读这本书，也会以为自己是被动，是被附。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

一个人在受圣灵浇灌，与超然的有接触之后，如果发现自己有了许多反常之事，就非读这本书不可。这里头有亮光、有真理，可以释放被附的人。

我的盼望是这本书能落在有需要的人手里，而没有需要的人则看不见这本书。但愿神怜悯。末了，我相信圣灵的浇灌；但是，弟兄们，要防备仇敌的假冒。——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

第一章 被动与被动的危险

今天的信徒缺乏两种的知识；因·这缺乏的缘故，叫他们陷入无穷的苦恼，而不能自拔。「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四 6)，真是为今天的信徒写的。有许多知识——人所称为知识的知识，不过都是人世的理想而已，所以是没有用处的。但是，在此之外，还有一种真实属神的知识，是信徒不可不有的；不然，结局就大受损害。最令人难过的，在今天愚昧这样普遍的时候，信徒还不谦卑在神面前，还不寻求神所启示的真理，依然自高自大，夸口自己圣经的娴熟、经历的众多。一方面自己陷入危险而不知回头，别人陷入绝境而不知拯救；而另一方面却自夸其知识的丰富，这是何等的可怜呢！这两种知识，就是：(一)邪灵作工的条件；(二)属灵生命的原则。就是因为信徒愚昧的缘故，就叫撒但和它的邪灵得·最大的利益，而叫神的教会受·最大的苦害。

【被鬼附】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里有许多被鬼附的事的记载，我们也知道现今还有许多的「外教人」是被鬼附的。我们如果对一位信徒说，基督徒是会被鬼(或称邪灵)附的，他必定很惊奇。普通信徒都以为

惟独外教人才有被鬼附的可能，我们基督徒是不会的。此外还有一个误会，就是如果是被鬼附了，就必定要像疯人那样的癫狂。岂知圣经告诉我们，鬼不只使人忽然跌在水里，忽然跌在火里(太十七 15)；也有的不过使人腰弯(路十三 11)而已，其人还是很文雅、很安静的。

现今的信徒知道他们是有受引诱、受试探、受攻击、受欺骗的可能，却不知道他们也有受凭依——被鬼附——的可能。这都是因为他们在信道初步的时候，得了许多错误的教训，以为基督徒有了基督，是不会被鬼附的，以为只要看基督徒并没有发狂，如外教人那样的疯狂就可知了。这样的教训是圣经所没有说的，并且是圣徒的经历所不许的。因为神的儿女对于邪灵的事太模糊，就叫邪灵改变了外貌，而附在信徒身上。今天被鬼附的信徒数目之多，真是人所意想不到的，却也是一件不可更改的事实。

到底甚么叫作「被鬼附」呢？明白这一句话的意思之后，就叫信徒知道基督徒有被鬼附的可能的。「被鬼附」或简称「被附」，意思就是「邪灵依附在人身上的全部或局部」。邪灵是附在他们所得·的地位里，无论地位是何等的微小，只要有了一个立足点，他们便可以往前作工，得·全人。普通的信徒都以为被鬼附的，必须都像福音书里所记几个极厉害的才是，却不知道那些都是极端的。并且，照·福音书看来，人被鬼附，所受苦害的程度并不一样，有的竟然相差很远。上面提起的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

圣徒——完全奉献的圣徒，也能被邪灵所附，一如别人那样。这是因为圣徒在许多的时候，竟然不知不觉的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因而就被邪灵所凭依了。今天有很多的信徒都是被鬼所附的，不过他们被附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不过将他们特别的反常经历算为「天然」的，或者以为是出乎「自己」的，或者以为是出乎罪恶的。他们所以把他们的经历如此解说的缘故，乃是因为这些经历的外面并不像出自邪灵的。

在神所造的一切事物里，都有定律，意思就是事物的活动乃是顺·一定的规则的。邪灵作工也有一定的规则。有一因，必生一果。邪灵作工的条件，如果有人履行了(不管他是有意履行，如巫婆、交鬼者、扶乩者，或者是无心的履行，像基督徒这等的人)，邪灵就必定在其人身上作工。我们应当知道，邪灵所有的活动是有定律的。只要人履行了这定律所要求的条件，这人就可立即得·邪灵的活动。这是因果之道。火会灼人，水会淹人，乃是一个定律。断没有人把自己放在火里而不受灼，浸在水里而不被淹之理。对于邪灵的工作也是一样。只要你履行邪灵可以凭依在你身上的条件，邪灵就必定凭依在你身上。既然有了因，就必定有果。不论你是基督徒与否，只要你履行了邪灵的条件，它们就要作工。邪灵乃是附在一切履行它们作工条件的人身上的，所以基督徒不能因其是基督徒而脱离这样的危险。基督徒如何不能把自己放在火里烧、水里浸，而说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不伤不死；又如何不能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而说因我是基督徒，所以必定不会被鬼附。火要烧灼一切把自己放在火里面的人，水要淹溺一切把自己放在水里面的人，邪灵也要附在一切给它们以凭依地位的人——不论这人是否基督徒。

因此，信徒如果给了邪灵以可作工的机会，邪灵就必定不稍退让，而趁·机会，附在信徒的身上。

到底邪灵依附的条件是甚么呢？人如何才会得·邪灵的依附呢？人履行了甚么条件，才会得·

邪灵作工呢？这是最紧要的问题。圣经称这条件为「地位」(弗四 27)。这「地位」或「地步」，就是在人身上所留下空旷的地方，为·邪灵的。这地位就是邪灵在人身上所得的立足地。邪灵是照·它们所得的地位而依附于人。牠们所得的地位有多少，就依附在人身上多少。不论这地位是在外教人身上，或是在基督徒身上，鬼都是要因之而依附在其人身上的。凡人身上给邪灵以可攻之点、可侵犯的机会、可立足的所在，都可通称之为「地位」。人如果以地位给了邪灵，他就不能不被邪灵所附。有了因，就必有果。信徒如果以地位给了邪灵，而尚倚靠自己是基督徒，以为不至被附，乃是已经深受邪灵欺骗的了。

总括说来，信徒给鬼的地位就是罪。罪包括所有的地位。信徒容留罪，因而容留在罪后面的邪灵。无论甚么罪都是给邪灵以地位的。不过罪分为两种：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积极的罪就是人所犯的罪，就如：手作坏事，目看邪色，耳听淫声，口说秽语。这些就是给邪灵以附在手、目、耳、口的机会。人在身体的那一部分犯罪，都是招请邪灵来那一部居住。对于积极的罪如何与邪灵发生关系，我们应当注意三件事：(一)有的罪犯了，但并没有邪鬼的依附；(二)有的罪犯了，叫邪鬼来依附；(三)有的罪犯了，是因已被邪鬼所依附。信徒如果是因犯罪而被邪鬼所附的，他就当专一的弃绝那罪，将那地位收回之后，就要得·拯救。不然，他就要看见他所给邪灵的地位，逐渐加增，以至全人被附。许多信徒所以接受了十字架同死的事实之后，依然不能脱离其容易缠累的罪，就因为他们的病原还不只是「肉体」的问题而已，乃是有超然的邪灵依附在他们身上。

因·积极犯罪，而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乃是比较容易领会，也是普通信徒所相信，并且是在本书所要说的范围之外的，我们就不多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罪的消极方面所给邪灵的地位。这是现今信徒所最不明白，也是最常如此错误的，所以我们要详细的说。

罪有积极和消极的分别。普通的思想都是以积极的罪为罪，消极的罪不为罪。圣经除了说各种的不义，就是各种从人所主动而行出来的不义是罪之外，圣经也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 17)。圣经不只以人所行的为罪，圣经也以人所不行的为罪。罪是邪鬼依附(以下简称「鬼附」)的地位。所以除了积极去行的罪可作鬼附的地位之外，消极不行的罪，也是鬼附的地位。

这一种消极的罪所给邪鬼的地位，就是信徒的被动，不用和错用自己的任何部分，在神看来都是罪。神赋予我们各种本能，并非为·错用，也不是为·不用。信徒不用自己本能的任何部分，而使之陷入被动，都是给邪灵以代替信徒使用的机会，这就叫作鬼附的地位。所有信徒虽然承认罪是被鬼附的条件，他们却不知道被动也是罪之一种，也是被鬼附的条件。地位既给，就不能不被附。既被附，就不能不受害了。

【被动】外教人和属肉体的信徒被鬼附的原因，多是因为罪；但是，在奉献的信徒中被鬼附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被动」。被动的意思，就是意志不再活泼的管理他自己的灵、魂、体，或其中的任何部分；并不用意志拣选一切与自己有关系的事应当如何。被动的意思就是与主动相反。信徒的被动有两方面：(一)失去自治——不能管治自己的全部或局部；(二)失去自由——不能自己作主，以与神的旨意相合。信徒的被动就是信徒不用自己各种的本能，而任令陷入被动的地步。他虽然有口，他自己却不肯说话，要圣灵用他的口说出话来。他虽然有手，他自己却不肯使用，要神用他的手。他不肯

动他自己的任何部分，乃是要神来动他。他以为自己是完全奉献给神的，所以，他不再用自己的任何部分。他就是这样陷入被动，使邪鬼能够欺骗他，而附在他被动的肢体上。

许多信徒误会了与神意志联合的意思。他们以为与神联合，体会神的心肠而不要自己的意思，是要被动的顺服神。他们以为自己的意志应当取消，叫他们变成一个好像机械的人。他们以为顺服神的意思，就是自己不应当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应当藉·自己的意志使用身体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再拣选、定规、运用自己的意志而行动。在外面乍看一下，好像这是一件极大的胜利，因为一个本来是固执己意的，现今忽然变作非常的顺服——像水那样的较弱。在一切事情上，他竟然连意见都没有了，完全听从命令。他不用自己的心思，不用自己的意志，也不用自己良心的分别，乃是作一个完全听命的人——神甚么时候动他，他甚么时候就动。但是，这就是被鬼附的动机。

信徒既这样奉献给神，他就自然的陷入一种被动的状态里。他自己甚么都不动，终日就是安静的等候外来的力量来动他。当有外面的力量来动他时，他才动；不然，他就依旧寂静。这样的情形继续到很久的时候，他就要看见，就是在有的时候，他是应当动的，只因·没有那外来的强制力量，他竟然不能动。或者他自己也爱动，却因没有外来催促的力量，就不能动。这样久而久之，他要看见，如果没有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动他，他自己是一步不能动的。就是有时意志好像也是爱动的，但是，好像受了甚么压制一般，在身上有了一种捆绑，叫自己不能照·所爱动的而动。必须等到那一种外来的力量催促时，他才会动。他自己并没有一点的活动，就是爱动也是不能。

【信徒的愚昧】当信徒深深陷入被动的时候，在他看来，他乃是顺服神。岂知邪灵就是利用人被动的状态，来成功它们的诡计。信徒以为他必须这样的被动，才真是顺服神，才真是完全与神在意志上联合。他却不知道神用不·他的被动，用得·他被动的就是黑暗的权势。不但如此，神是要信徒用他自己的意志活泼的与祂同工，这是圣经所常说的。「人若立志遵·祂的旨意行，就必晓得……」(约七 17)。「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十五 7)。神并不抹煞我们的意志。

我们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从来不侵犯这个，也不改变这个。祂要人活泼的与祂同工。祂虽然要我们顺服祂，但是，祂并不抹煞我们的人格。(注：本书用「人格」二字，都是指·「人的位格」说的，并非指·「人的品格」说的。)祂乃是要我们出主张来要祂所要的。祂并不代替我们要，而叫我们的意志陷入死寂的状态；祂需要我们最活泼的与祂同工。神喜欢人达到他受造时的极·，就是他的意志完全自由。神的创造是给人有自由意志的，神的救赎是叫人恢复自由意志的。神在创造时，既不要人机械式的服从祂，因此，在救赎之后，就也必定不是要人变作机械听祂指挥。实在，神的伟大并不需要人变作木石来顺服祂。祂的方法，乃是藉祂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愿意顺服祂；但是，祂绝不代替我们出主张。这里的分别，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神在人身上的工作，需要人意志的合作；撒但在人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样。当神造人的时候，祂喜欢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就使人有自由意志。意思就是人有权柄拣选，定规一切关乎自己的事。神虽然是宇宙之主，但是祂却喜欢受限制，而不侵犯人的自由意志，强迫人忠心于祂。照样，如果没有人的同意——不论其有心无心，撒但也是不能占据人的任何部分的。神和鬼需要人意志的允许，才能在人里面作工。当人「要」一件善事时，神如何为之成功；照样，当人「要」一件坏事时，邪灵也如何

为之成功。这就是我们在伊甸园里所看见的。

当人未重生时，他的意志是作撒但的奴隶，不能自由。重生而又得胜的信徒，他的意志是自由的，能以拣选一切属神的。但是，撒但对于这一种的人是不肯罢休的，所以它就想法子来得·他们。它知道，它不能叫他们公然允许邪灵进入他们里面而管治他们；所以，它就用诡计来得·这个必须的允许。注意：撒但必须得·信徒的允许，但是信徒又是必定不肯允许的，所以，它只能藉·欺骗的手段而偷得这允许。邪灵如果没有得·人意志的允许是不能进来的；至于它们进来多深，也是照·人意志的规定。

邪灵知道那一位信徒是完全顺服神的，是肯跟从神道路，愿意出代价的；牠就假冒神的自己，假冒神的声音，假冒神的工作，假冒神的同在，来欺骗信徒。在一班与灵界有了接触的信徒中，多是因为接受了感觉上的超凡经历，以为这些都是出乎神的，因而也接受了许多邪灵的假冒，以致陷入危险。信徒就是这样的受欺，接受邪灵的假冒，信以为真，以致允许其继续在他身上作工；起初不过是受欺，但是允许之后，就被动的让其作工了！邪灵就是这样的得·人意志的允许，就使信徒往下再受它们的欺骗，而在心身的某一部分受它们的依附。被动是鬼附的头一步。

信徒如果知道邪灵作工的条件和属灵生命的原则，就不致陷入这样的危险。都是因为信徒不知被动是予邪灵以便利，也不知道属灵的生命需要活泼的意志与神同工，就让自己的意志变作被动。我们所当特别注意的，就是神从来没有用祂的旨意代替人的意志。神并不肯替人主张。人所作的，人自己应当负责。

实在说来，如果没有邪灵在那被动的人身上作工，就「被动」不过是懒惰、不活动而已。在平常的「不活动」里(意思就是没有邪灵在那里作工)，就这位不活动的人，无论何时都是能以活动的。但是，当他陷入被动而被鬼附时，就他虽然要——自己的意志要——活动，也是不能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撒但和神在人身上作工不同的地方。神虽然要人奉献给祂，然而要人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与祂的圣灵同工。撒但乃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被动，停止所有的动作，让邪灵代替他动。神要人主动的、有意识的愿意、拣选、遵行祂的旨意，叫人的灵、魂、体都是自由的；撒但乃是要人作它一个被动的奴隶。神是要人自主——自由，有意识的作自己的主；撒但乃是要人作它的傀儡、机械。神从来用不·人停止他的活动才能作工；撒但却要人完全被动，停止活动。神要我们有意识的与祂同工；撒但要人被动，它才好强迫人顺从它。神所要求的，乃是人停止他罪恶的——无论是出自性情或是生命——活动，因为惟独如此，人才能与圣灵同工；但是撒但要人停止所有的活动——连魂的功用都在内，因为它要替人活动，人除了作没有意识的机械之外，是甚么责任都不负的。

最可怕的，就是信徒不知道神在人里面和藉·人作工的原则。他们以为神要他们变作木石那样的死，随·神的调动。他们以为应当完全陷入被动的状态中，自己不会主张甚么，就是毫无意见的随·神的支配。他并不知道，神造人时，神是给人有自由意志的。神不喜欢人的意志在祂之外有所要求，有所活动；但是，神也并不要人没有主意，变作机械来顺服祂。如果信徒的意志是要神所要的，神就满意了；神并不要求人变作一个没有意志的人。有许多的事是信徒自己应当作的，神并不替信徒作。现今有一个错误的教训，就是以为我们应当把所有的事都交托祂，让祂替我们作；以为我们连手也不必自举，脚也不必自动，神要替我们举动；以为我们应当完全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让祂替我们安排

一切，此中并非没有真理，但是，此中所搀杂的错误，恐怕比真理还要多(下章要说其详)!

【危险】因为信徒这样无知的缘故，他就受了黑暗权势的欺骗，因而不知不觉的接受了撒但的诡计，同时，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就被鬼附了。我们应当注意这里的次序，因为这是最紧要的：(一)无知；(二)受欺；(三)被动；(四)鬼附。这样看来，信徒的无知是鬼附的最初原因。都是因为信徒不知邪灵作工的原则和圣灵的要求，所以撒但才有欺骗的可能。如果信徒知道甚么是真理，知道如何与神同工，知道神作工的规则，就不至于接受撒但的欺骗了。因为受了邪灵的欺骗，就以为全人应当被动，让神从他身上活出来，工作出来；就接受了许多邪灵超凡的表显，以为这些是属神的了。因此，就受欺更深，得·邪灵依附在身上。

信徒要知道：(一)每一次将地位给邪灵，都是招请邪灵进来的；(二)邪灵进来之后，就必定有它们的表显，意即有它们的活动；(三)信徒如果误认了这些活动，而不知其是出自鬼魔，就是将更多的地位给邪灵，因为信徒已经相信邪灵更多的谎言了。这是一个圆周的：自始至终，周而复始，叫信徒被鬼附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信徒一陷入被动——将地位给邪灵——之后，他的危险是不可尽言的。

当信徒陷入被动，自己不拣选一切关乎自己的事时，他就要被动顺服一切从环境临到他身上的事。他以为神现在代替他在环境和在与他有关系的人身上出主张，他只要被动的顺服。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是神所安排的，是神所给他的，所以，他就是静默的接受一切。过了一时，在他日常的生活中，他竟然不能拣选甚么；在许多应行的事上，他竟然不能决定甚么，也不能主动甚么。他惧怕说出他自己所喜欢的，更不愿意说出他自己所定规的。别人能够拣选、定规、主动、行为，他却如水上的浮萍，任凭风浪的吹送。他最盼望的，就是有人代替他出主张，或者环境为他安排的只有一条路好走，用不·他出主意拣选。他受人的强迫去作甚么，反倒是他所愿意的，因为这样免得他操心。他宁可受环境的强制去作甚么，胜似环境给他自由，让他拣选，因为他觉得拣选是很难的。

当他这样被动之后，就是要他稍为决定一件极小的事，在他看来也是极重的担子。他总是得·外面的帮助，使他能以定规一件事。他自己觉得非常难过，因他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好像都不能应付一般。人对他说说话，他好像是难以理会的。如果要记住一件事，或回忆一件事，他就觉得很苦；如果要他决断一件事，他就手足无措；如果商议要作一件事，他就非常觉得恐慌，因为他被动的意志是不能负这样的重责的。他自己的意志就是这样的薄弱，他不是等环境的帮助，就是要人的帮助。但是，如果总是由一个人帮助他，他一方面虽然喜欢这人这样的替他主张，同时他却要觉得这人是掳掠他的意志的。在这样等候外来力量帮助的时候，也不知道空花了多少的光阴。然而，我们的意思并非说这样被动的信徒是不喜欢作事的。在受了一种冲动的时候，他就要作某件事，或者以为他能作某件事；但是，当他应当活动的时候，那冲动停止了，他就觉得他的力量是不够的。许多有始无终的工作，大概都是因·意志是被动的。

这样被动的状态是何等的不恰当呢！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必须有许多的字条，才会使他记忆；必须开口出声，才会帮助自己思想；还有其他百十的「·杖」为信徒个人所发明的，用以扶助自己过日。到了最终，信徒就要看见自己的感觉逐渐麻木；在不知不觉中有许多希奇的嗜好和习惯；与人说话，不敢直视对人；弯·腰背走路；如果不是极端顾念身体的需要，就是极端压制身体的需要；作

事不用或不全用自己的心思、意志、理性和想象。

信徒因为愚昧的缘故，不知道这些病症都是从被动和鬼附而来，就以为这些不过是自己天然的软弱。信徒自慰，以为这是因为他没有别人所有的「恩赐」，他的「秉赋」与人不同，他的「本能」不及人，所以，他如此是无足怪的。岂知道这都是邪灵的谎言，要使他受欺更深而已。他不敢作工，不敢承当甚么事，因他以为自己是「畏事」的、「神经软弱」的、「没有口才」的、「不会思想」的、从前「工作过度」的，或者「身体力量不足」的。他从来没有问过，为甚么别的信徒不会如此呢？为甚么恩赐更不如他的人都不会如此呢？为甚么他自己从前并非如此呢？他以为这些都是「先天」的、「自然」的、「秉性如此」的。岂知这些不过是邪灵的工作而已。这样的愚昧，叫邪灵可以得·更多的地位，而使信徒受更多的苦。

黑暗的权势知道信徒现在的情形，就在他的环境中造出许多难处，来缠扰信徒。信徒的意志既是被动，不能作工，邪灵就常把信徒放在必须用意志的地位上，来挫折信徒，使他在人前闹成笑话。信徒此时是笼中之鸟，邪灵好像顽童，随·自己所喜好的来戏弄。它们总是兴风作浪，用许多的事来与信徒为难。信徒现在竟然没有力量提出抗议并抵挡。他的环境越变越坏，也越没有意思。信徒是有权柄对付的，但是，他却一声不响。黑暗权势逐渐得手，使信徒从无知、受欺、被动、被鬼附，而受鬼的苦。然而，神的儿女竟不知这样的光景必定不是神给他们的，反而被动的接受。

在信徒达到这样的光景时，他在不知不觉中也许要倚赖邪灵帮助他。我们已经知道，他自己(里面)是如何的没有力量来出主张，乃是靠外面的力量来扶助他。许多时候，信徒因·被邪灵所磨难(自然他自己不知是邪灵)，反倒盼望平常帮助他的外面力量赶快来帮助他。邪灵要信徒被动，就是为·这个目的。信徒身上各种不用的本能，都是在邪灵的手中，现今如果用出来，就是叫邪灵有机会从信徒身上显明它们的自己。邪灵是最喜欢代替人出主意的。人既这样的仰望它们，它们自然是不拒绝的。它们就常在这样的时候，将已经想好的思想注入信徒的心思，将各种的异象、奇梦、声音、亮光、火焰，和断章取义的经文，更多的给信徒；藉·这些，代替信徒出主意、定规。信徒不知个中情形，反倒以为这真是神的启示，是合乎神旨意的，并且用不·自己苦痛地来定规决断的，便贸然顺从。邪灵是最喜欢帮助人不用思想，不用意志，而糊里糊涂的随·外面的启示去行；所以，他们最常将这样神奇的事情给信徒。

最可怜的，就是信徒不知神作工的原则并非如此，因而在他这样受欺骗的中间，反以为他是顺服神的。在这样的时候，信徒就会：(一)相信邪灵，(二)倚靠邪灵，(三)顺服邪灵，(四)奉献自己给邪灵，(五)听邪灵说话，(六)向邪灵祷告，(七)受邪灵引导，(八)接受邪灵的信息，(九)接受邪灵所给的经文，(十)与邪灵同工，(十一)为邪灵作工，(十二)帮助邪灵成功其心愿与工作，而以为自己是这样顺服的对神，这样忠心的为神。一件事应当注意的，「献上自己作奴仆，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罗六 16)。如果信徒在名义上是奉献给神，而在实际上是将自己奉献给邪灵，就难免作邪灵的奴仆了。他虽然是受欺骗的，然而明明是他自己把自己献给这假冒的神，所以他没有法子卸责。信徒应当知道，他如果不照·与神交通的条件而与神来往，反照·鬼附的条件而与神来往，就他的祷告，乃是祷告给邪灵听；他的奉献，乃是奉献给邪灵；他的倚靠，乃是倚靠邪灵。虽然他心里以为他是与神来往，他所得的是从神来的；但是，在实际上，他是与邪灵来往，是接受邪灵的「恩赐」。

信徒因为贪求感觉上的与神同在和其他经历的缘故，邪灵就欺骗他，以假冒的给他。他因无知，便贸然接受，以为是出自神的，因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当信徒陷入被动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不必动，有神为他动；所以，他就不动，相信神要为他动。但是，神并不来动他；因为神是要人活泼的与祂同工的，神不要人变作一个没有意识的机械。邪灵因·信徒履行了它们作工的条件，就来动他。人自己不动，神也不动，所以邪灵来替人动。信徒必须知道，当他在灵的直觉里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需要他的全人都活泼的来遵行神的旨意，并不可被动。当信徒被鬼附之后，他虽然自己不知自己的实情，也许以为自己是属灵的，有许多超奇的经历；但那些在主里经过训练，有属灵鉴别力的人，就知道这样的信徒，在别的事上虽然是超奇的，但是其人必定是有「二重人格」的。二重人格就是人被鬼附的明征。

【二重人格】二重人格，意思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格，或者两个主人，这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新我与旧我是不同的。在一个深被鬼附的人身上，我们能够清楚看见这「二重人格」的作用。当人被鬼附到极端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另外有一个头脑管治这个人。他要作出与他天性相反的事，他的身体上好像是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所抓住，神经和肌肉不从心的伸缩发抖，嘴里说出本人所不知或稍知的话语，声音好像是另一人的。在许多被鬼附的外教人身上，我们能看见，鬼在人身上的表显(一般人称之为「来」)，是隔了一时才有一次的。在鬼没有「来」的时候，人是安静的、如常的；但是当鬼「来」时，就立刻改变了常态，如同疯狂一般。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一件事，就是：当人被鬼附时，他是有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在他本人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里面使用他的魂和体的各机关。当鬼表显的时候，几乎是鬼操了全权在那里活动，人自己的人格并没有加入。所以许多被鬼附的人，在鬼去以后，并不知道他刚才在鬼来的时候，所作、所说、所表显的是甚么。这是因为刚才是鬼的人格在那里活动，人的人格没有活动，所以人的人格就不知或不全知刚才的经过如何。

但是，鬼的「表显」有时是很文雅的。在不少的时候，鬼使人说话行事一如常人，其实乃是鬼的人格在那里活动，人的人格依然是冷静的。在这一种的表显之中，我们常常误会以为这是人自己作的，难得知道乃是鬼在那里活动。乃是当鬼有一种反常的表显时，我们才知道二重人格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发现。

在被鬼附的信徒身上，也是有这二重人格的。不过因为信徒被附的程度不同，所以这二重人格也就隐显不同。在那受欺最深的，邪灵竟然能支配其人身体的全部，使之发抖，使之火烧，使之有各种奇异的感觉，摔之倒地，使其口说人所不知道的方言，使其耳听人所未听的声音，使其眼见人所未见的异象。同时其人依然在灵里可以非常平安，可以与神交通。信徒不察，以为自己依然会这样的与神接触，所以这种表显必定是出自圣灵的。

岂知：(一)圣灵从来不代替人而用人身体的任何部分。当保罗看见异象时，他还能管治自己，所以他自己还能说话(徒九 5)。彼得看见异象的时候，也是心思清楚明白，自己会自治的(徒十 9-16)。就是约翰看见异象的时候，也是能自治的，所以他才能把启示录写下来。他起初的仆倒在地，乃是因他受不住主的荣光；但当主加给他力量之后，他就起来；他会记得他所看见的，并不像今天自称被圣灵摔倒在地的人，不知当他倒地时是作甚么，是有甚么经历。(二)这位信徒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同时他

的身体乃是被邪灵所附。所以，他有这二重人格的经历。他在灵里与神交通，邪灵却在他的身体上表显它们的工作。信徒绝对不可因为他自己在灵里是会与神交通的，就以为外面身体的作为乃是神所赐的。当知因他是已重生的，所以他的新生命是会长久与神交通的。一件事是定规的，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并没有这二重人格的经历。所有的「二重人格」，都是表明其人是被鬼附的。

在那受欺较浅的人身上，二重人格并没有那么明显。不过，有时好像在他自己之外，还有别的人抓住他的本能。许多自己没有想起的思想会源源而来。自己的意志好像是痿痹的，麻木的，不能出主张、拣选、定规。自己的想象力和记忆力，好像是被别人封锁了，甚么都不能记忆思想。自己的理性好像有点冷硬，不知道如何推敲。许多不从心的话语，举动和态度，竟然完全出乎意志之外，不能支配。这些是二重人格更隐藏的表显。

二重人格的意思，就是有两个独立的、成位的人格。意思就是不必人用他自己的意志主张甚么，人的魂和体的全部或局部，竟然会活动。意思就是在人的意志之外，还有一个意志会直接管治人的魂和体。被鬼附的信徒，就是在自己意志之外，还有邪灵的意志在他里面。被鬼附的信徒，乃是自己的意志被制，而邪灵的意志掌权。这就是二重的人格。

当信徒有这二重的人格时，在他身上就有两种不同的能力。有时圣灵从他里面的人发出祂的能力，有时邪灵却从他外面的人发出它们的能力。有时圣灵在他身上表明祂的恩典、祝福和亮光；有时，邪灵却从他身上发出假冒属神的作为，使人看见异象、狂笑、高歌、哀哭，或觉得有一种麻醉的快乐经过他的身上。今天这样二重人格的工人真是不少！但是，会鉴别灵的人却不多！撒但就是利用这样的人来成功它的工作。信徒只因有许多是出乎神的，有许多是属灵的，就不敢拒绝撒但藉·那人后来所加入的。他们就是将其中属神的拿出来，以为这岂不好么，而忘记了就是在这里有了邪灵掺杂的工作。

撒但都是作掺杂的工作。撒稗子在麦子中，乃是它一切工作的原则。它不专传谎言，它也传真理。它用真理来鼓吹它的谎言。并且，它肯多传真理过于谎言，免得它的诡计败露。当它得手之后，它就要将当初的成分倒过来。在多少的聚会中，我们都能看见这样的掺杂。信徒必须学习如何分别，并试验万事；不然，就要受二重人格工人的传染，也陷入被动，也被鬼附。——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

第二章 信徒的误会

我们不要以为这样被邪灵欺骗的信徒乃是最污秽的、卑下的、罪大恶极的。要知道这些人都是完全奉献自己给神的人，乃是比平常的信徒更高一等的。他们是拚命似的顺服主，愿意出任何的代价来跟从主。因为他们是完全奉献给主的人，而又不知如何与神同工，所以才陷入被动。不是他们这样的人，还没有被动的可能。有许多人自以为完全奉献给神的，然而，他行事为人仍照他血气生命的思想和理性，还是随·己意而生活；这等人是不会陷入被动而被鬼附的。他们可以在别的事上给邪灵以地位，但是在顺服神的意志上是不会以被动的地位给邪灵的。都是那些真实奉献的人，不顾自己的利害，而愿意听从神一切命令的人，才有被动被附的可能。因为惟独这一等人的意志最易陷入被动，才

肯完全顺服所有命令他的，才有被动的可能。

许多人问说，神为其么不保护他们呢？他们的存心岂非最纯正的么？神竟然让忠心寻求祂的人被邪灵所欺骗么？许多人以为在任何光景中，神都是应当保护祂的儿女的。岂知要得·神的保护，必须履行神保护的條件。信徒如果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條件，神就不能禁止邪灵作工。神是一个遵守律法的神。信徒既然将自己——不论其有心无心——交在邪灵的手中，神就不能拦阻邪灵有管治信徒的權利。许多人以为存心纯正就可以免受欺骗。岂知世上最易受欺骗的人就是存心纯正的人。诚实并非不受欺的條件，知识才是。信徒如果不头圣经的教训而儆醒祈祷，以为只要存心纯正就不会受欺骗，他就必定受欺骗。他如果受欺骗而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條件，他怎能盼望神保护他呢？

许多信徒以为他们是属主的，所以他们必定不会受欺骗；或者以为他们是完全奉献给主的，是有不少属灵经验的，就以为自己是不会受欺的。岂知信徒这样的自视甚稳，就是已经受欺了！信徒如果不是自卑一点，他就要受欺到底——被鬼附，反以为是充满圣灵。被附并不是生命的问题，也非存心的问题，乃是知识的问题。都是因为信徒在他生命起初的时候，接受了太多理想的教训的缘故，就叫圣灵难以将他所需要的真理指点他；或者因为信徒自己有了成见——对于解经的成见，就叫别的信徒难以将他所缺乏的亮光给他。信徒这样的在危险中自诩安全，若非叫邪灵有作工的机会，就是叫邪灵可以继续作工。

我们已经看见，被鬼附的原因是在乎被动，被动的原因是在乎无知。信徒若非无知，就不至于被鬼附。实在，「被动」不过是误会的顺服、误会的奉献而已，也可说是过度的顺服、过度的奉献而已。信徒如果有了知识，知道邪灵是喜欢也是需要人被动，它们才能作工，他就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被动，给邪灵以工作的机会。信徒如果知道神是需要人与祂同工，不要人将自己化作机械，就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被动，而望神来动他。被附的信徒，多是因为无知，才弄到这个地步。

信徒需要知识来分别神的作为和撒但的工作，信徒需要知识来认识神作工的原则和撒但作工的條件。惟独有这样知识的人，才能保守自己脱离黑暗的权势。撒但所藉以攻击信徒的，乃是谎言，所以必须有真理来代替。撒但要使信徒留在黑暗里，所以亮光必须照耀。我们所必须紧记在心的，就是邪灵和圣灵所有工作的原则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每一次作工，总是照自己的原则而作。虽然邪灵是最会改头换面的，但是，把他们所作的工合起来看，就能看见，外面虽然不同，里面的原则总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了其中的分别之后，我们只要查察我们以往的经历到底是从那一个原则得来的；从此，我们就能分别甚么是圣灵，甚么是邪灵。按·那一个原则而行的，必定是那一个灵。

因为信徒陷入被鬼附的地位都是因·无知，所以我们要详细的看信徒平常所最误会的几件事：

【与基督同死】信徒的被动，有许多是因误会了「与基督同死」的真理。使徒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加二·20)信徒因之就以为最高的灵命就是无我。他们就以为他们应当失去他们的人格，不再有意志，不必自治，让「我自己」完全死，变成一种机械来顺服神。他们今后对甚么都不应当再有感觉，应当消灭自己的人格，抹煞所有人生的欲望、兴趣和爱好。他们应当真变成死尸一般。从今以后，没有「他们」了，他们这个「人」已经没有了。他们以为这里的命令是要他们自磨、自灭、「自杀」，

叫他们不觉得自己和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情形、感觉、欲好、环境、状态、安舒、苦痛等。他们只要觉得神在身上运行、作工、活动。他们以为向自己死，意思就是不再有自觉；所以，他们就将他们的「自觉」交给死，要死到甚么都不觉得，只觉得神的同在。他们知道死是应当实行的，他们就在每一次有自觉时，专一的将自己交给死；每一次自己觉得有欲望、缺乏、需要、兴趣、感觉时，都专一的克治它，叫它死。

他们以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了」，所以我已经没有了。「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我已经不活了。「我与基督同钉死」，所以我已经死了，所以我现在应当实行死，意思就是我自己不再有思想和感觉。「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的人格已经没有了，现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想，替我觉得，我就是被动的服衲，让衲在我身上思想、感觉。但是，他们并不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另一句话：「我如今在肉身活·」。保罗死了，但是，保罗并没有死！这个「我」已经同钉十字架，然而，这个「我」还是活的。保罗经过十字架之后，说：「我如今……活·！」

在这里我们看见十字架并不将我们的「我」消灭，我是永远存在的。将来上天堂还是我这个「我」，并非别人替「我」去的；不然，救恩有甚么意思呢？我们接受基督的死的意思，就是我们向罪死，并且也将自己的魂生命交给死，就是那些最美好的、最善义的、最清洁的，也应当交给死。神的意思，乃是要我们拒绝靠·自己天然生命而活的心，乃是要信徒靠·神而活，时时刻刻吸取神的生命以供全人生活的需要。神并非要消灭人的各种功用，并非要全人陷入被动。反之，这样的生活，需要信徒逐日的、专一的、活泼的、相信的运用意志拒绝自己血气的生命，支取神属灵的生命。今天人身体的死，如同不是消灭的：将来人在火湖里的死，如何不是消灭的；照样，今天人与基督同死，也并非消灭的。人的自己应当存在，人自己的代表——意志——也应当存在。人所靠·而活的自己生命应当死。这是圣经的教训。

当信徒这样的误会，并这样的让自己陷入被动之后，结果就是：(一)他自己不再使用自己；(二)神因为这样的情形是违反衲作工的原则的，就也不使用他；(三)邪灵因为这样的状态是与它们作工的条件相合的，就利用这个机会，而凭依在信徒身上。所以，信徒这样误会死而实行死的结局，并没有别的，不过就是被鬼附，而假作是神充满了他而已。因这个缘故，我们在许多地方看见，都是在信徒接受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教训之后，便被鬼附而有许多奇异的经历。

当信徒这样的「死」了之后，邪灵就使他自己没有感觉，也不知为自己感觉。当他与人接触时，人要觉得他是铁石打成的，好像没有感官一般。他不觉得别人的苦痛，也不觉得他自己如何使人苦痛。他没有本事来知道、分别、感觉、察看一切在他外面和里面的事。他丝毫不觉得他自己的态度、形容和行动是怎样的。他并不用意志来思想、推求、决断，便说话了，行事了。他自己并不知道话语、思想、感觉是从那里来的。也自己的意志并没有这样的定规，却有许多的话语、思想和感觉，藉·他作一条运河发表出来。他所有的动作和行为，都是机械式的；他自己并不知其原由，也莫名其妙，不过就是因为受了一种不知来源的命令和圣方便作了。他虽无「自觉」，但是，当人家稍为不慎的对待他，他是最会误会，最会觉得难过的。他就是这样没有感觉过日子。他以为他自己是与基督同死了，所以连自己都不觉得了。岂知「没有知觉」是邪灵依附的条件，也是邪灵依附的结果。这叫邪灵凭依、拦阻、攻击、感动、提议、思想、扶助、催促，毫无阻挡，因为信徒自己尚是毫无所觉的。

所以，我们应当记得，我们所说的「死亡」，乃是对己的生命、能力、意见和己在神之外的活动死，并非对己的位格死。我们并非抹煞自己而使之不存在。这是必须分别的。我们说没有自己，意思是说没有自己的活动，并非说没有自己的存在。信徒若以为应当消灭自己人格的存在，自己不应当思想，不应当觉得，不应当有意见，不应当有身体的转动，一天到晚就是在梦里作人，也不知道自己跑到那里去了，他就要被附。他虽以为这是真实的死己，他真是一个无己的人，他属灵的经历是比任何的人都高；其实他这样的奉献，不是奉献给神，乃是奉献给邪灵。

【神的运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二 13)。这也是一节最被误会的圣经。在有的信徒看来，立志的是神，行事的也是神，乃是神将神所立的志和神所行的事放在他里面，乃是神替他立志，神替他行事；所以他自己不必立志，自己不必行事，只要神替他立志行事。他已经是超级的信徒，所以他并不立志行事，乃是神立志行事；他自己除了作一种无知觉的机械之外，对于立志行事是没有关系的。

岂知道这一节圣经的意思，不过是神在我们里面作工到我们肯立志、肯行事的那一点。神并不往下再作，只作到那一点。神并不替人立志行事。神乃是作工到人肯照·祂的美意而立志、而行事的地步。立志行事的仍是人自己。使徒在这里是最谨慎的，所以他说：「你们立志行事」。不是神立志行事，乃是「你们」。你们的人格尚在，你们自己还应当立志行事，立志行事还是你们自己的事。神虽然运行，但是神并不代替。立志行事是人自己的事。这里「运行」的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作工，感动我们，溶化我们，策动我们，叫我们有一个倾向遵行祂旨意的心。神并不替我们立志来遵行祂的旨意，神只使我们倾向祂的旨意，然后我们自己立志来遵行。这里的教训，是人的意志需要神能力的扶助；他若离开神，就自己所定规的，随·自己意志所作为的，是没有用处的。神不要替人立志，神也不要人单独立志，神要人倚靠祂的能力而立志——不是神代替立志，乃是靠神的运行而立志。

有的信徒不知道这个，以为既是神在我里面运行，我就连动都不必，就是被动的让祂运行，行出去也好，在里面行也好，都随·神。也以为乃是神运行立志，所以我并不立志——不必运用我自己的意志，而让另外一个意志在我身上用我这个人。因此，他就不敢定规甚么，拣选甚么，抵挡甚么，乃是被动的「等候神的旨意降临」。当外面有一个意志替他定规的时候，他就接受。一切出乎他自己意志的，也都扑灭。这样作的结局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二)神也不用祂的意志来替他出主意，因为神要信徒活泼的与祂同工；(三)邪灵便趁·机会抓住这个被动的意志来代替信徒行动，不是叫信徒痿痹不前，就是叫他充满了「鬼火」发热；(四)在这样的时候，信徒相信乃是神代替了他出主意，岂知实是黑暗的权势作了他的主。

我们必须看见，神代替我们「立志」，和我们用意志与神同工的分别。如果是神代替我们主张，就这件事与我们完全无干，虽然是我们的手作的，但是我们的心并没有如此主张，我们在清楚的时候，知道这件事并不是我们作的；如果是我们用意志活泼的与神同工，我们要看见这事虽然都是靠·神的力量作的，却是我们去作的。一个被鬼附到极端的人，并不知道他在鬼「来」时他所有的举动；他虽然一时疯狂，但是过后他对于刚才所作的毫无所知。这就是对我们说，那些疯狂的事，都是鬼用它的意志替他作的。虽然信徒在受欺的时候，以为他现今所有的事都是自己作的，话都是自己说的，意思

都是自己想的；但是，当他被神的光一照，问自己到底有否真「要」如此行、说、想，他就知道这些与他自己毫无关系，乃是附在他身上的邪灵替他作的。

消灭我们的意志，并非神的旨意。我们若说「今后我再没有自己的意志了，就是让神的旨意从我身上显明出来，」，我们就不是把自己奉献给神，乃是与邪灵立约了；因神不以祂的旨意代替我们的意志。正当的态度乃是，我有我自己的意志，不过，我意志所要的乃是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把意志放在神这一边，而靠·神的生命行事为人。实在的真理就是：从前使用我们意志的生命，现在是被交在死地；我现今靠·神的生命使用我的意志。现今我并非消灭了意志，意志仍是有的，不过换了生命罢了。死的是自己的生命；意志的功用是仍然存在的，不过是被神所更新过的而已。新生命现在用·我的意志。

【圣灵的工作】信徒因为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以致陷入被动和被附者，数目真多。有几件事是最普通的：

等候圣灵：现今的教会在经历上真是太不明白圣灵了！所以，有许多好意的信徒，就多在各地方注重圣灵的教训。其中有一种最普通的教训，就是应当「等候圣灵充满」，「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个人身上」，「等候圣灵的浸」。在实行方面，就有人在家里彻夜的祷告，长期间的禁食，「等候要得·他个人的五旬节」；有的聚会，就在讲道完毕之后，将聚会改作「等候的聚会」，凡要求圣灵的，都可在其中等候。结果：真有许多人得·奇异的经历，有超然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叫他们有奇美的感觉，看见异象、奇光，听见声音，说方言，震动，以及别的现象。从那时以后，主耶稣变为更宝贵，明显的罪恶也除去不少，更为喜乐，更为热心。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圣灵的浸了。他们这样作，是根据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九节：「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和使徒行传一章四节：「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几个重大之点。主耶稣在这里真是命令门徒等候圣灵降临；但是，从五旬节之后，我们没有在使徒行传或书信里看见使徒命令信徒「等候」来得圣灵的。他们现今乃是用「受」(徒十九 2)字，不是用「等」字了。

并且，当日门徒等候十日，圣经并没有说，他们是被动的「等」；他们乃是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今天被动的等候，和深夜的等候(有的竟然还不只十日)，与门徒所作的并不相同。

并且，在五旬节之后，我们每次读到信徒得·圣灵充满，都是立即得·，并不像信徒们在当初那样需要等候的(请看徒四 31, 917, 十 44)。

圣灵是不可以直接向之呼求的，也不能求之使来的，因为圣灵不过是另一位恩赐(路十一 13；约十四 16)，并且已在五旬节时降临了。全部新约中从来没有一个人直接向圣灵呼求的。直接求圣灵降临，要圣灵为信徒施浸，乃是圣经所没有的，因为圣经是说「祂(主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太三 11)。

还有，圣灵只降临在「新人」就是里面的人的上面。想要圣灵降临在身体上面，要在感觉上觉得，预先定规好身体上有如何的感觉时，才算得圣灵的降临，乃是受欺的根源。

所以，今天「等候圣灵」这样的作为，并不合乎圣经。这种等候的状态完全是被动的。在这样的等候中间，多数是在深夜里，身体已经疲倦了，禁食已经很久了，等候的日子已经很多了，就叫信徒的心思天然的很混沌。并且，长入坐·或跪·的祷告，以「等候」圣灵降临在身上，最容易叫意志陷入完全的被动。信徒没有抵挡、分别、拣选甚么，就是被动的等候，就会有一个灵临到他的身上，来把他摔倒在地，来使用他的口舌，来给他奇妙的感觉。这样的等候，都是以便利给邪灵的。怪不得在这样的光景中，信徒多得·超凡的经历。超凡者就是要等人如此的被动，而后将自己显现出来。圣灵不作工，因为那是违反祂作工的原则的。邪灵利用机会便大活动起来，把许多假冒的给信徒。此时所有献上给圣灵的祷告、应许、信心，都是献给邪灵的。虽然在这样的聚会中，佳美的空气好像充满了屋子，众人都觉得安静快乐，过后也许有许多的牺牲和工作，但是，那天然的生命依然是没有经过对付的。

顺服圣灵：信徒根据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的话，「神赐给顺从……祂……之人的圣灵」，就以为他们是应当「顺从圣灵」的。他们因为没有按·圣经的命令来试验分别真理和谬妄的灵，就以为凡降在他们身上的灵都是圣灵。所以，他们就被动的顺服他们身上的灵。他们整个人不过变成一种机械。他们身上的灵所吩咐他们的，他们都一一遵从。当他们要有所举动时，就是回转到自己的身上来等候命令。久而久之，这様被动的状态就逐渐加深，就叫在他们身上的灵可以直接使用他们的口、手等机关。信徒以为这一种的顺从圣灵乃是神所喜悦的，岂知这里始终没有叫我们顺从圣灵。我们乃是藉·圣灵顺从父神的。使徒刚在前几节(29节)对我们说，应当「顺从神」。信徒如果把圣灵当作他顺从的目标，而忘记了父神，就叫信徒顺从他里面或在他四围的灵，而不藉·圣灵服在天上的父神。这是被动的起头，也是给邪灵以假冒的机会。只要比圣经过了一点，便有许多危险。

圣灵作主：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说过，神藉·圣灵管治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藉·魂里的意志管理我们的身体、全人。乍看这一句话好像是无关紧要的，岂知其中属灵的关系正大。圣灵只影响我们的直觉，使我们知道祂的旨意；圣灵充满时，也只充满我们的灵。祂并不直接管理我们的魂或体，祂也并不直接充满我们的魂或体。这是最应当注意的一点。因此，我们不能盼望圣灵藉·我们的心思来思想，藉·我们的情感来感觉，藉·我们意志来主张。圣灵乃是将祂的旨意在直觉里显明，使信徒自己照·祂的旨意来思想、来感觉、来主张。许多信徒以为他要将他的心思(头脑)献给圣灵，让祂从里面思想出来，岂知道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圣灵从来不这样直接代替人，用人的心思。圣灵从来不要人被动地奉献给祂。祂要人与祂同工，祂不替人作工。祂的感动，信徒是有能力可以消灭的(帖前五19)。祂并不强迫信徒去作甚么。

圣灵也不直接管治人的身体。人要说话须自己开口，要行动须自己举足，要工作须自己动手。神的圣灵是绝对不侵犯人的自由。祂除了在人的灵里——就是神的新造里——作工之外，祂并不在人意志之外来动人身体的那一部分；就是人自己愿意了，它也不肯代替人来动他身体的那一部分。因为人有自由意志的。人必须作他自己的主人，必须使用自己的身体。这是神的律法，神不愿自己犯法。

我们常常说，「圣灵管治人」。说这话的意思，如果是指圣灵在我们里面作工，使我们顺服神，这是不错的；如果是指圣灵直接管治我们的全人，就是完全错误的。在此，我们可以分别邪灵和圣灵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灵里，为要表明我们是属神的；邪灵附在我们身上，为要驱使我们如同机械一

般。圣灵征求人的同工；邪灵寻求完全、直接的管治。我们与神的联合乃是在于灵里，而不在身体上或魂里。我们若误会了，以为我们的思想、情感、身体和意志，都当直接的受神的「动」，邪灵就要假冒作工了。信徒不应当随·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意思而行动；但是，当信徒在灵里得·启示之后，就当用自己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执行灵的命令。自己放弃魂和体不用，盼望圣灵直接来用，乃是鬼附的初步。

【属灵的生活】 现今信徒对于属灵生活的误会有许多，我们现在只能略看几件：

语言：「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太十 20)。信徒以为这个意思就是神要代替他说话，他们不必说话，神会从他们口中将话说出来。他们将口「奉献」给神，自己不再作主，盼望作神的「舌人」，叫自己的嘴唇和声带都陷入被动，让外面超凡的力量来使用它。有的为主传信息的人，以为当聚会时，他自己都不必用心思、用意志，不过将口被动的献给神，让神从他口中说出话来。这样作的结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说话；(二)神也不说话，因为神不把人当作一种留声机；(三)邪灵利用信徒的被动，就从他的口中说话。这样就叫信徒时常得·一种的能力在他们口中说话，叫他们时常得到「天上的消息」。信徒因为所说的非常美好，就以为这些话语乃是出乎神的。

马太福音这里所说的，不过只说到被逼迫受审时的事，并且也不是说圣灵要代替信徒说话。使徒彼得和约翰后来在公会中的经历(徒四 8)，就是应验这个。

引导：「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卅 21)。信徒不知道这节是特别说到在千年国里犹太人——神肉身的子民——所要经历的；那时并没有邪灵的假冒。信徒却以为这样听见超然声音的引导，乃是最高的。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常有超然的引导。他们并不使用良心，也不随从直觉。他们就是被动的等候超然的声音。他们以为自己不必思想、考虑、拣选、定规，不过就是被动的「顺服」。他们就是将这声音代替自己的直觉和良心。结果：(一)信徒不用良心和直觉；(二)神不愿命令他，不要他像机械那样顺服；(三)邪灵就用超凡的声音，代替直觉的启示。这样一来，邪灵就可以依附他们了。

从今以后，信徒不再顾念自己直觉的感动、良心的声音、自己所明白所感觉的，或者别人所说的，他就是顽固的随从超然的声音，而不稍为思想一下。这样一来，就叫他的道德标准逐渐堕落，他自己还不觉得。这是因为他乃是让邪灵代替了他的良心，而不再分别善恶。

记忆：「保惠师……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十四 26)。信徒不知这话的意思是圣灵要光照心思，使他们记起主的话；却以为这里是说，他们不必再用自己的记性，神会叫他们记得一切的事。因此，信徒就让他自己的记性陷入被动，自己不再用意志来使用记性。结果：(一)信徒不用自己的记性；(二)神也不用，因为没有人与祂同工；(三)邪灵就进来，将许多有利于邪灵的事物都罗列在信徒眼帘前，而不能拒绝。人因为意志被动了，所以没法支配自己的记性。

爱心：「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五 5)。信徒误会这节的意思，以为这是说，他们自己不去爱，圣灵会将神的爱给他们。他们求神藉·他们来爱，将神的爱充分的供给他们，好叫他们能满有神的爱。他们自己现在不再爱，乃是要神使他们爱。他们不再使用自己情爱的本能，让自己的情爱的功用陷入麻木不仁。结果就是：(一)信徒自己不爱；(二)神不抹煞人和他天然情爱的功用而将超凡的

爱给人；(三)邪灵就代替他作人，而随·它们的意思，发表它们的情爱和恨恶。因为信徒这样的被动，不用意志来支配自己的情爱的功能；就叫邪灵将一种情爱的替换品给信徒。后来，信徒要看见自己好像木石一艘，好像对于甚么都是冷淡的，并不知甚么是爱心。这就是许多信徒虽然是圣洁的，却是非常刚硬难亲的缘故。

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十二 30)。这是谁的爱呢？谁的心、谁的性、谁的意、谁的力呢？自然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生命应当死，但是，我们这些功能依然是应当存留的。

谦卑：「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林后十 12~18)。信徒因为误会了谦卑的意思，就以为无论如何他总当隐藏自己，以致神所允许的一种正当的自重心，竟然也没有了。有不少的自卑都是被动和被附的变相。结果：(一)信徒抹煞自己；(二)神不充满他；(三)邪灵利用被动，叫他更「谦卑」。

当信徒这样的被附而自卑的时候，他的四围好像都是黑暗、绝望和软弱，叫与他接触的人觉得有一种的冷冻、沉闷和忧伤。他自己也是极易灰心、失志、难过的。在最紧要的时候，他却要洁身引退，予别人以难堪。神的工作，在他看来，亦无关紧要。在言行之中，他在注意要把这个「我」隐藏起来；但当他正这样的时候，他的「我」反弄得更显露，并且叫真属灵的人难过。当神的国度有大需要的时候，他只因过分的看不起自己，便袖手旁观。在他身上所表显的，就是一种长久的「无能为」、无希望、不可为和易受人伤的感觉。信徒以为这是真实不看自己的谦卑，岂知乃是邪灵使他过分看自己的结果。真实的谦卑会仰望神而进前的。

【神的安排】我们知道，在这世界里，除了人的意志之外，还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意志。神不只要我们顺服祂而已，并且祂要我们抵挡撒但。因此我们两次在圣经里看见，神将这二者联起来说。雅各书四章七节，上一句对我们说：「你们要顺服神。」；下一句就说：「务要抵挡魔鬼。」彼得前书五章六节到九节也是如此。先是说：「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后来就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它(魔鬼)」。这是真理的持平。信徒必须在所遭遇的一切事上顺服神，承认神为祂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他虽然受苦，但因这是神的旨意，也就甘心的顺服。这是一半的真理。使徒们知道我们有偏颇的危险，所以，立即对我们说，我们顺服之后，应当抵挡魔鬼。这是因为除了神的旨意之外，还有魔鬼的旨意。在许多的时候，它可以假冒神的旨意，特别在我们的境遇里假冒。我们如果误会了，以为只有神的旨意在这世界里，我们就要上魔鬼的当，以它的旨意作为神的旨意。因此，神要我们顺服祂，同时却抵挡魔鬼。抵挡就是意志的一种工作。抵挡就是意志反对、不肯、不愿、不赞成。神要我们用意志，所以祂说：「务要抵挡。」神不代替我们抵挡，我们应当自己抵挡。我们还有意志，还应当用这个意志，不过当听神的话而已，这是圣灵的教训。

但是信徒误会，以为神的旨意是从神的「安排」中彰显出来的，所以一切临到他身上的事，都是神的旨意，自然用不·他自己的意志再来拣选、思想、决定、抵挡，或者再作别的了，他不过就是静默的接受一切罢了。这自然是很好听的，也好像是不错的，但是此中仍难免有了误会。不错，我们承认神的手是在一切事情的后头的；我们也知道我们应当完全顺服神的手。但是，这里更是一个「恣

度」过于一个「行为」。问题是：如果临到我们身上的，是神命令的旨意，我们有否话说？这是我们存心的态度。当我们肯顺服神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查问，到底这些事是否出自邪灵？或者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命定的，我们就没有话说；不然，我们就应当与神同工来抵挡。我们并非不必查察、试验，便顺服了一切的环境。态度是无论何时都是一样的，实行只当在明白之后。不然，就要连魔鬼的旨意都顺服了。

信徒不应当像没有头脑的人，完全的被动，随·环境的支配；乃是当遇见每件事时，都是活泼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查考其来源，试验其性质，明白其究竟，而定取舍。顺服神是紧要的，但并非盲从。这样的活泼查考，并非说我们可以在环境里违背神；乃是说，我们是存心顺服神的，不过要知道我们的顺服，到底是否顺服神而已。今天信徒的态度少有顺服的，意思就是明知是出乎神的，也少有顺服的。当他们被神打碎的时候，他们又不管其是否出乎神，只要临到他们身上了，他们就不加细察而接受。持平的真理，就是存心顺服神，明白境遇的来源，而后接受或抵挡。

但是，许多完全奉献的信徒，并不知道这样的分别。他们就是被动的顺服环境，以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这样，就叫邪灵有了机会来利用并苦害信徒。它们预备环境——它们的陷阱，使信徒成功它们的旨意。或者兴风作浪，使信徒受到苦害。信徒就是这样被动的受别人罪恶的伤害，以为这是「不与恶人作对」。岂知神也是要信徒与罪恶竭力争战(来十二4)，藉·胜过环境而胜过邪灵。

信徒这样作的结果就是：(一)信徒不用自己的意志拣选和定规；(二)神不在环境里面压迫信徒；(三)邪灵利用环境以代替信徒被动的意志。信徒此时乃是顺服了邪灵，而反以为自己是顺服神。

【受苦与软弱】信徒因为完全奉献的缘故，就以为他应当行走十字架的道路，为基督受苦。他也以为自己天然的生命是没有用处的，他要得·从神而来的力量，他就自甘软弱，盼望因之而刚强。这受苦和软弱两件事，都是神所喜欢的，只因信徒的误会，以致也常变作邪灵作工的根据。

对于受苦，信徒以为这是最高的利益；所以，从他奉献之后，就被动的顺服一切临到他身上的苦难，无论它是藉·甚么而来。他相信这样的受苦是为主的，所以是有赏赐的，也是有利益的。他并不知道，如果他不是专一用他的意志拣选神所要他要的，而抵挡一切邪灵要给他的，却被动的接受苦难，就给邪灵有好机会使他受它们的苦。被动的受苦，使邪灵有以苦给信徒的可能；当信徒受苦之后，相信这苦是从神来的——相信邪灵的谎言，就叫邪灵有长久使信徒受苦的可能。信徒这样所受的苦，乃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所致，并非从神而来。他以为他是为教会受苦，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以为自己是殉道者，岂知他不过是个受害者。他以受苦为荣耀，岂知不过是被附的一个病态！

一件事是堪以注意的，就是这样从鬼附而来的苦难，都是没有意义的，是绝对没有结果的，是无目的的。除了光受苦之外，其他的意义都没有。并且，也没有圣灵在我们的直觉里见证这是从神来的，不过是信徒自己在那里想而已。

如果信徒稍为查考一下，也许他要看见，从前他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乃是当他奉献给主，拣选受苦之后才有的。并且，当他这样拣选之后，他曾接受所有的苦难，以为都是从神来的。其实，其中即非全是从黑暗权势而来，也有大多数是的。他既将地位给邪灵，又信它们的谎言，就使他一生充满了苦难，没有理由，不知原因，也无效果。信徒如果知道了鬼附的事，就可以明白这样的事。多少不

能除灭的罪，如何是因·鬼附而有的，多少不知来源的苦，也是因·鬼附而有的。知道了鬼附的真理之后，可使信徒除罪，也可使信徒除苦——无意义的苦。

对于软弱，信徒也有类似的误会。他以为应当长久软弱，好叫他得·神的力量。他以为使徒是「甚么时候软弱，甚么时候就刚强了」(林后十二 10)，所以，他也「要」软弱，好叫他也刚强。他不知使徒并没有说：「我要软弱，好叫我刚强」；使徒不过告诉我们他的一个经历，说到神的恩典如何当他软弱时，便使他刚强，能以成功神的旨意。这样的软弱，并非保罗要来的。他本来实是软弱的，但是神使他刚强。这里并非劝勉信徒去拣选软弱，并非要刚强的信徒特意去拣选软弱，然后让神使他刚强；乃是要指示已经软弱的信徒，知道他们是可以刚强的。

这样特意的拣选软弱，乃是错误，乃是以可乘之机给邪灵。拣选软弱和拣选苦难，都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因为都是专一的将人的意志放在邪灵那一边。因此，有许多的信徒，当初他的身体是很康健的，但是他拣选软弱，以为从此以后，他乃是在神里刚强了。岂知他所拣选的软弱，一天过一天在他身上越发显明，而他所盼望的刚强，竟然没有看见。他竟成为别人的累赘，在神的工作上毫无用处。这样的拣选软弱，不但不能使神将力量给他，反倒使邪灵有机会来攻击他。如果信徒不是专一的抵挡、反抗、推辞他这样的软弱，他就要长久的软弱。

【最要点】我们所说的，自然有许多都是论到那些极端的人是如何行为的，自然有许多人并没有如此极端的举动；但是无论如何，其中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凡在意志上被动，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鬼都是要作工的。许多信徒虽然没有专一的拣选，但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总是陷入被动，把地位给了邪灵，以致陷入危险的地位。让每一个有上文所说的经历的人，查问自己曾否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这个要拯救他脱离许多假冒的经历和无谓的苦痛。

我们知道邪灵所利用的都是真理，不过真理伸得太长，过于其本来的地位。拒绝己、顺服、等候、神的安排、受苦等，那一样不是真理呢？不过只因信徒不知灵命生活的原则，就叫邪灵利用信徒的愚昧，使之履行它们作工的条件。我们如果不在所有的教训上察看其中的原则，到底是合乎圣灵作工的，或是合乎邪灵作工的，我们就会受欺。一切的真理只要伸长一点，都是大有危险的，所以不可不小心。

现在我们应当清楚明白神和撒但在我们身上作工原则的根本分别：神要信徒藉·他自己的意志，使用他全人所有的本能以与神同工，以被圣灵充满；邪灵要求信徒意志被动，放弃全人所有本能的全部或局部，以便利其工作。

前者，是圣灵充满人的灵，在人的灵里赐生命和能力，释放、张大、更新、加力给全人，使人自由而不作奴隶。后者，是邪灵占据人被动的机关；如果人没有察出，它们要使人失去其人格和意志，作它们的傀儡，被它们监禁、压制、掳掠、强迫、包围，它们要征服人的魂和体，使人受捆绑而不自由。前者使信徒在直觉里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还能用心思想明白，还能自由运用意志以使用全人，以成功神的旨意。后者使信徒受外来能力的催迫，以为这能力就是神旨意的代表，不能思想，不必决断，就是像机械一般去行这能力所催迫的。

也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在不知不觉之中，让自己陷入被动，停止自己的意志和心思的工作，

以致被附、受苦。被动的程度，无论何等的低，都足以使邪灵作工；如果程度高，就叫邪灵在他的身体上能够显出许多超凡的奇事，一若他们在扶乩者身上所显的一样，不过这个人有基督徒的外壳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许多信徒的超凡经历，如说方言、见异象、听声音等为希奇，这些不过都是按·定律发生的。在天然界里如何每一件事都是有定律的，在灵界里亦然；有某种的状态和举动，必定有那一种状态和举动的结局。定这些律的神，是守律的神。所以，无论人是有意或是无心履行了这定律，他就必定得·当有的结局。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或是一个扶乩者，只要你被动，邪灵就必定附在你身上。人如果用他的意志、心思、力量，与神同工，神的圣灵就要作工，这也是一个定律。——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

第三章 战场的心思

现在我们要看，仇敌是用甚么方法来得·人的意志。照·圣经看来，人的心思乃是一个战场，撒但和邪灵就是在这里与真理争战，也就是在这里与信徒自己争战。我们如果可以引比方的话，就人的意志，好像是邪灵所要攻取的城池；人的心思，乃是战事发生的场地，用以得·那个城池的。使徒说：「因为我们虽然活在血气中，却不凭·血气争战。因为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那辩论者各样的理想，和各样阻拦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后十 3~5, 另译)。在这里，使徒先告诉我们一个争战，后来告诉我们这一个争战到底是在那里，是为·甚么。我们所看见的，就是这个争战是完全与人的心思发生关系的。使徒将人「各样的理想」当作「坚固的营垒」。他以为这个心思是仇敌所固守的营垒，所以非「攻破」不可。他并且还以为在这营垒中间是有许多反叛的心意；他要攻破人的心思，并将人心思里反叛的心意夺回，使这些心意完全「顺服基督」。这样看来，人的心思乃是一个战场，因为邪灵是在这里和神争战的。

【重生之前】当人重生之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他们」(林后四 4)。这与刚才所引的圣经是相合的，因为撒但就是这样的坚守人的心思，使之盲瞎。人也许以为自己是聪明的，能够用许多的理论来反对福音；还有的人或者以为别人所以不信的缘故，乃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岂知是因人心思的眼睛被撒但所遮蔽。人的心思既是这样的被撒但所固守，就叫人的「心地刚硬」(林后三 14)，「随·肉体 and 心思所喜爱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弗二 3)，而在「心思里与神为敌」(西一 21)，这是因为「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的。

读过这些圣经，并看见黑暗的权势是如何特别与人的心思发生关系，就叫我们知道人的心思乃是撒但所特别容易攻击的部分。黑暗的权势对于人的意志、情感和身体，若非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就并不能直接下手作甚么。但是它们对于心思却不是这样。心思好像已是它们的产业，并不必人怎样特别允许或请求它们来，它们便可以自由作工了。使徒将心思当作仇敌的营垒，好像就是告诉我们，撒但和它的邪灵是如何根深蒂固的与人的心思发生了关系；所以它们能将心思当作它们的营垒，藉·心思保守它们的囚虏。它们利用人的心思使人顺服它们的权力；它们也利用它们囚虏的心思，引起人

来反抗神。我们真不敢说定，世上的哲理、论理、知识、查考和研究，有多少不是从黑暗的权势来的。不过一件事是定规的，拦阻人认识神的理想，都是仇敌的堡垒阿。

心思这样的与黑暗权势接近是无可怪的。人类第一次的犯罪，就是为·追求「分别善恶的知识」，而那知识是撒但所给的；所以，人类的知识(心思)就和撒但特别相投。我们如果谨慎的读过圣经，并观察过圣徒的经历，就能看见人所有与撒但和它邪灵的交通，都是在心思里的。不要说别的，只说魔鬼的试探。所有魔鬼给人的试探，都是在心思里给人的。不错，它常是藉·肉体来挑动人的赞成；但是，每一次都是将所有的试探，制成一种思想来引动人。我们不能将试探和思想分开。所有的试探都是在思想里给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既是这样的向黑暗的权势「门户开放」，我们就应当知道如何防守我们的思想。

当人未重生时，就是他的思想拦阻他认识神。所以，需要神的大能来攻破人的思想。在人得救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或者说是应当发生，就是悔改。悔改在原文的意思并没有别的，不过就是「心思的一变」。因为人乃是在心思里与神为敌，所以神要人的心思改变一下，好叫祂将生命给人。人在不信的时候，是心地黑暗的；在得救的时候，乃是心思改变的。因为心思是那樣的被撒但遮蔽，所以，当人还未接受一个新心之前，神要人先接受一个改变的心思(徒十一 18)。

【重生以后】当人悔改之后，他的心思并非完全脱离撒但的工作。撒但从前怎样藉·心思作工，现今还是照样藉·心思作工。使徒对哥林多的信徒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思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林后十一 3)。使徒知道撒但如何弄瞎不信者的心思，牠也要如何迷惑已信者的心思。使徒知道，信徒虽然已经得救了，但是他的心思尚未更新，所以心思还是最紧要的战场——心思要比全人别的机关多受黑暗权势的攻击。我们应当知道，撒但的邪灵是特别注意我们的心思，并且都是在我们心思里攻击我们的，「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撒但不是先攻击她的心，乃是先攻击她的心思；照样邪灵所要先攻击的，并非我们的心，乃是我们的思想，好叫我们失去纯一的信心。因为它们知道，我们的思想乃是最软弱的一点，当未信的时候，乃是它们的营垒，直到如今，还有许多地方尚未完全攻破，所以，它们在此下手，乃是最得计的。夏娃的心乃是无罪的，但她却在心思里接受撒但所提议的思想，并且被它诡诈的能力所迷住，以致她的心思失去理性，因而陷入罗网。所以，信徒自夸存心正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的心思必须受教如何抵挡邪灵；不然，就它们有方法来试探、来欺骗你的心思，然后使你的意志失去自主。

【邪灵攻击的心思】我们如果查考过信徒心思里的一切经历，我们就知道，信徒的心思会有许多的毛病，例如：心思里充满了各种自己不能管治的思想、想象、污秽的图画、流荡和纷乱的思想，记忆力的忽然停止，不知何来的成见，集中力的薄弱，思路的停滞、壅塞，好像心思是受了锁链一般，充满了狂热的思想，一直转动不休。信徒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来管治自己的心思，使之照·意志的主张；并且，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总是时常忘记他作了许多「失检」的事，自己也不知道为·甚么缘故，从来也不去查考到底是为甚么缘故。照·信徒的身体而言，他并非有甚么疾病，但他不知道为甚么他的心思却有如此的症候。今天许多信徒的心思都是这样，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其原因。

如果信徒看见他自己的心思真是像上文所说的，他只要注意几件事，就能知道，到底这些病症是从那里来的。他只要问自己几句话就够了；我的心思是谁管治的？如果是我自己，为甚么我现今不能管治呢？是神么？但是，照·圣经的原则，神是不替人管治心思的。如果不是我自己，也不是神，那么是谁呢？自然是黑暗的权势占住我的心思，才发出这样的症候。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不能管治自己的心思时，他就应当知道这是仇敌作的。应当时常记得的一点，就是人是有自由意志的。神的目的是要人自己管治自己。人有权柄管治他自己所有的本能，因此心思应当顺服人意志的管治才可以。信徒当自问：我有没有这样思想？是不是我自己思想？如果不是我自己思想，就必定是能在人心里作工的邪灵所作的了。我自己的意志是不要思想的，我的心思又是以我意志为主的；但是，我的心思竟然继续「思想」，就现在心思里的思想并非我思想的，乃是另有一个「人」在那里违反我自己的意志，而用我心思的本能。信徒应当知道，他若没有要思想，就心思里的思想并非他的，则是邪灵的了。

如果信徒要分别甚么是他自己的思想，甚么是邪灵的思想，他就应当注意他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如果起初他的心思是安静的、平稳的、照常的、自如的，照·他所处的地位而作工，忽然闪电似的来了一个念头，或者一个完整的思想，与他当时所作的工和所处的地位，是没有关系的，或者不是按·次序所当有的，就这样闪来的思想是邪灵所作的工，要将它们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使信徒以为这是他自己所想出来的。一件事是定规的，邪灵所注射给人的思想，都是这人在那时所没有的，和这人的思路并不相合的，完全「新」的，自己并没有要这样想，而这思想忽然自己来的。当信徒有了这样的思想之后，他最好就是问说：是我自己这样思想么？真的是我自己想么？是我自己要这样思想么？或者是「思想」在我心里鼓动起来呢？或者是我所不要，也没有这样的思想呢？信徒当查问到底真的否他自己在哪里思想。如果他自己并没有发起这思想，也是反对这思想，然而这思想竟然在他的心思里了，就可断定说，这思想是从邪灵来的。一切人的意志所没有要的思想，和一切反对人意志的思想，都不是人自己的，乃是从外回来的。

还有在许多的时候，信徒的心思里充满了许多的思想，信徒自己要停止这样的思想，竟然不能。他的心思(头脑)好像是一种思想机器，被一种外来的力量把它「开」起，一直继续·在那里思想，没有法子制止。信徒虽然频频摇头，要把这样的思想摇出去，但总是不能。思潮好像泉源滚滚，不分昼夜，没有法子停止。在这样的情形中，信徒多不知道为甚么缘故；岂知这不过是邪灵的工作。信徒应当知道甚么叫作「思想」。思想是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但是，在这不能停止的思想里，并非他的心思抓住一件事，乃是一件事抓住他的心思了！本来是心思事情，现在是心思不想，事情迫他来想。许多时候，信徒自己要把一件事放下，但是好像有了外来的力量时时在他的心思里提醒他，不许他忘记，要他继续思想。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

总之，信徒应当查考一切反常的现象。除了有天然疾病的原因之外，一切反常的现象，都是从邪灵来的。神并不干涉人天然本能的作用。神从来不会将祂的思想忽然掺杂在人的思想里，也不忽然限制了人心思的工作，而使之失去甚么。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邪灵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二·2)。这是最紧要的一件事。邪灵作工不只是在人的外面，并且是在人的里面。人若要别人作工，最多只能用话语和表情，并其他身体上的举动。但是，邪灵不只这些都会，并且还会别的。它们不只会人的外面作工，像人对人一般，并

且会进入人的里面运行。这就是说，它们会钻进入的心思里作工，使人听从它们。人不能钻入别人的心思里，偷看在暗中提议许多事，使人不能分别这些意思从哪里来；但是邪灵能。它们有人与人彼此交通所没有的法子。它们先在人的心思里作工，然后达到人的情感，因为心思与感情是紧紧相连的；它们先在心思里作工，然后达到人的意志，因为心思与意志也是紧紧相连的。

它们运行的法子，就是在暗中偷·将它们所喜欢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里，以成功它们的目的；或者人自己有甚么思想是它们所不喜欢的，他们就也使之想不出来。黑暗的权势会这样将思想给人，并且将人的思想偷去，乃是圣经里所明明教训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二节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这是说到撒但怎样将它的思想放在人的心思里。路加福音八章十二节说：「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话(道)夺去。」这是说到撒但怎样将人所应当记忆的话夺去，以致人忘记了一切。这两节圣经将邪灵对人心思两种的工作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它们的作为。它们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在人的心思里加增甚么或减少甚么而已。

【被邪灵攻击的原因】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为·甚么缘故，信徒的心思被邪灵这样攻击呢？一句回答的话就是说：因·信徒在心思里予邪灵(或称鬼)以可攻击的机会。我们应当知道，信徒的心思被鬼攻击是一件可能的事，因为这是许多信徒的经历所证明过的。人最常被鬼攻击的地方就是心思，因为心思是特别与邪灵相投合的。都是因为信徒的心思是被邪灵攻击的，所以才有以上的现象。心思的局部或全部已经脱离了人的主权，而落在邪灵的手中；所以，邪灵能够照·它们的意思而思想，而停止，而置信徒自己的意思于不顾。心思虽然仍是寄在信徒的身上，然而主权已属了别人。信徒在甚么地方以地位给邪灵，就那一个地方今后不再顺服人自己的意志，乃是顺服另外一个意志了。信徒在心思里以地位给邪灵，就是失去心思的主权，他的心思就是被邪灵所侵占的。如果邪灵没有攻击信徒的心思，就信徒的意志能够管治一切，要思想就思想，要停止就停止，并不会遇见难处。

信徒的心思为甚么这样被邪灵所攻击呢？乃是因为信徒在他的心思里曾为邪灵留地位。因为心思是特别与邪灵发生关系的，所以信徒就也多在心思里为邪灵留地位。这些地位，就是信徒在心思里所授与邪灵的把柄，使邪灵能以自由作工。一件事是我们应当记得的，就是人的心思是属于人的，邪灵如果没有得·人的允许，是不能用人的心思的。人若非自愿——不论有心无心——将心思交给邪灵使用，邪灵是不能侵犯人的自由的。这并非说邪灵永远不会在心思里试探我们——这是今生所作不来的，但这种试探，当我们运用意志反对之后，是会立即停止的。现今的毛病，就是有许多信徒，在许多时候，虽然用自己的意志来反抗，也不会停止。这是不应当的，是邪灵已在心思里作工的证据，因为这是违反人意志的。

当信徒真是以地位给了邪灵之后，他的心思里，就难免有许多邪灵的工作了。就邪灵可以照·他所给它们的地位，而在他身上作工。他既在心思里为邪灵留地位，邪灵就能在他的心思里畅所欲为。在邪灵作工的原则中，最紧要的，就是要以地位给它们。有了地位，它们才能作工；没有地位，它们就没法活动。它们作工的多少，也是照·所得的地位多少而定。都是因为信徒在心思里为邪灵留了地位，所以邪灵才如此的在信徒心思里面作工。信徒在心思里所给邪灵的地位，大约可分为六种，我们现在逐一略为一看：

未更新的心思：肉体永远是邪灵作工的地位。心思若未更新，就邪灵尚大有可为——虽然其人的灵已经重生。许多信徒在悔改的时候，虽然将心思改变一下了，然而，这并非说撒但所弄瞎的心眼，已经完全明亮了；也许还有许多地方，还是有「帕子」遮盖的。因为这些黑暗的地方是邪灵旧日的工场，今天虽然减少了，究未灭绝，它们就据为地盘，从此作出它们的工作来。并且，最常有的，就是当信徒未得救之先(或者得救之后)，因为犯罪的缘故，叫邪灵盘据了他的心思；现今虽然经过一番改变，究竟那旧日的地位尚未查出，也未除去，所以邪灵就依之为根据地。

邪灵是最谨慎要盖过自己的工作的。如果信徒尚是属肉体的，它们就要藉·他的心思发出许多的思想来，好像与这人的性情和程度相同，就叫他相信这是出乎他自己的，乃是天然如此的。如果这人是追求灵浸的，它们就要假冒圣灵的工作，将许多超然的启示给他，使他相信这是属神的。邪灵因为知道这样未更新的心思，是它们作工最好的地位，所以就多方阻挠信徒，使之不知也不求心思的更新。这一种地位是最普通的。但是如果光是这一种地位，没有下面所说的被动，就心思和记性尚不会薄弱到顶厉害的地步。

不正当的思想：一切的罪恶都是给邪灵以地位的。信徒在心思里注重罪孽，就是说，他将他的心思借给邪灵用；因为一切的罪恶都是从邪灵来的。如果信徒在他心思里容让罪恶，他就不能拒绝在罪恶后面的邪灵。罪恶的思想居住在心里多久，邪灵也可以在里面作工多久。一切的污秽、骄傲、不仁、不义等等的思想，都是以地位给邪灵的。信徒如在心思里一次容让，而不拒绝这样的思想，下一次这样的思想要来得比上一次更容易得多，也更难抵挡；这是因为邪灵在他的心思里已经有地位了。

除了罪恶之外，还有许多不正当的思想，都足以为邪灵作工的根据。许多时候，邪灵注射了一种思想进来，信徒如果接受了，这思想就也是一个地位。一切没有证实过的理想，一切虚浮的思想，一个不知何来的思念，耳边无意所听的一句话，书中无意所读的一行字，以及其他人生的妄想，都是留地位给邪灵，使它们将来——也许在几年后——可以因之而作工，使信徒满有成见，反对神的真理，而相信许多的异端。

误会神的真理：信徒很少想到，我们一次接受了邪灵的谎言，就是一次将地位给邪灵。邪灵在我们身上、环境中和工作里所作的工，我们如果误会了——把它们解释错了，以为这是天然的，或者应该的，或者是自生自灭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这样那样所致的，就我们是将地位给邪灵，使它们在这些事上还可以继续作工。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邪灵的谎言，它们现在就能藉·我们所已经接受的谎言而作工。我们因·相信其不是出乎邪灵的，以为这些事的临到，都是有因的——出乎自己的因，就在不知不觉之中，允许了这些事存留在我们身上。这样的允许虽然是受欺骗的，但是邪灵已经得·够多的地位，使它们继续作工了。

在另一方面，许多信徒因·误会了神的真理，因为不明白甚么叫作与主同死、奉献归主、神的运行、等候圣灵以及其他的真理，就在心中有了成见，以为这些的真理是这样那样的。邪灵就趁·机会，将信徒所误会的思想的给他。邪灵就是照·信徒所误会的而作工。信徒以为这些是出乎神的；岂知乃是邪灵因·他误会的缘故，而假冒神的工作呢！

接受提议：邪灵最多将它们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的，特别对于信徒的境遇和将来，邪灵最喜欢将它们的「预言」给信徒。它们告诉信徒说，他将来要变作怎样，要遇见甚么事；信徒如果不知

这是从邪灵来的，便接受了，或者并不拒绝，就是任其在心思里，就在合适的时候，邪灵要在环境中作工，使信徒遇见它们所预言的事。信徒不知，也许还要以为他自己早已想到此事了。岂知事实乃是邪灵将它们的意思装饰作一种预言，注射入信徒的心思，以试探信徒的意志接受与否。信徒的意志不生反对，或者赞成之后，邪灵就得·地位，可以照·其所要行的，向信徒行了。一切因听算命、看相的话语所得的应验，多是照·这个原则的。

有时，对于信徒自己的身体，邪灵也有类似的预言，说他是软弱了，或者是病了。信徒接受这个思想就真的病了，发软弱了。信徒只知道是自己生病；有科学知识的人，就说这是心理作用；但是有属灵眼光的人，就知道是因信徒接受了邪灵的提议，将地位给它们，以致它们按·所给它们的地位而作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所说的天然疾病，和人所说的心理作用，其实不过都是邪灵因人所给它们的地位来作工而已。信徒如果不抵挡一切从邪灵来的思想，就邪灵可以照·它们所给信徒的思想而作工，因为这是一个地位。

心思空白：神造心思给人，并非为·不用的。神原是要「人听道明白了」(太十三 23)。神原是要人用心思来接受祂的道，然后再从心思达到他的爱情、意志和灵去。一个活泼的心思乃是邪灵作工的阻挡。所以邪灵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信徒让他的心思陷入空白的地位。「空白」，意思就是里面甚么都没有，变作一个真空。它们若非用诡计，就是用武力，使信徒的心思变成空白。因为邪灵知道当信徒心思空白的时候，他就不能思想，失去理性，没有意识，无所疑问的接受邪灵的「教训」，也不管这教训是有甚么性质，或者要有甚么结局。

信徒本来是应当使用自己心思的；但是，使用自己的心思是叫邪灵不便利，所以邪灵尽力要使信徒的心思空白。当信徒的心思照·常度而活动时，信徒就能审定一切没有意识的超凡启示，和注射进来的各样思想，而知其来源。一切的心思空白，都是以地位给邪灵。一切在心思空白时所得·的启示和思想，也都是出乎邪灵的。信徒如果有一时不用自己的心思，他就要看见邪灵是很热心要帮他的忙的！

心思的被动：普通说来，心思空白和心思被动是没有甚么分别的。但是，严格说来，心思空白就是不用心思；心思被动就是等待外来的力量来用心思。被动是更深一步的空白。被动就是自己不动，让外来的力量来动他。心思的被动，就是自己不想，让外来的力量在他的心思里思想。被动就是变成机械。

心思的被动是邪灵作工的最好地位，没有别的地位是邪灵所更喜欢的了。因为信徒如果不用自己的心思，而望外来的力量临到他的身上，就超凡的邪灵有了机会可以占据他的意志和身体了。一个昏昧的心思如何是易于受欺，因其不能明知自己是作甚么，是去那里；照样，一个被动的心思，也是易于受攻击，因其是没有意识，不能感应，好像没有头脑的。信徒如果让其心思停止思想、推究、决断，而不将自己的经历和行动与圣经比较，就是招呼撒但来心思里欺骗。

许多信徒因为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就以为从今以后不必再藉·圣经的亮光，权衡、推究、决断一切好像是从神来的意念。他以为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自己像死了一般，听从心思里所有的思想和冲动而已，他特别相信祷告之后的思想是从神来的，所以就在祷告的时候，和祷告之后，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停止自己的思想和其他心思的活动，以接受「神的思想」。他相信这样的思想是从神来

的，以致他变成一个刚硬、固执、没有理性的人，作出许多刚硬、固执、没有理性的事。岂知：(一)祷告并不会将我们的思想变为属神的；(二)在祷告时和祷告以后的等候接受属神的思想，乃是招呼邪灵来假冒神；(三)神的引导乃是在直觉里，并非在心思里。多少的信徒因为不明白神并不要人被动，乃是要人活泼的与祂同工的缘故，使用许多的功夫要将自己练成一个心思被动的人——就是一个自己不会思想的人，盼望得·神的思想。岂知当他自己不用心思的时候，神并不用人的心思而将祂的思想给人——因为神的规章是要人用意志管治他自己的本能，而与祂同工——乃是邪灵趁·机会进来管治。神并不要人变成机械来接受祂的启示，惟独邪灵要人变成机械。因此一切的被动都是给邪灵以便利的。邪灵就是利用信徒的愚昧和被动，而在信徒的心思里作工。

【被攻击最主要的原因——被动】信徒所有给邪灵的地位，都是引起邪灵工作的。在这些地位中，最严重的就是被动。因为被动是表明意志的态度，而意志乃是全人的代表。被动使邪灵能以自由作工，不过在外面掩饰，使信徒不知是它们在那里作工而已。信徒所以陷入被动的缘故，都是因为无知。他因为误会了心思在属灵生命上的地位——同时把它看得太大或太小，就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而听从被动心思的思想。所以，看明神引导的法子是不可少的。

神引导的正轨：心思的被动是因误会了奉献给神和顺服圣灵的意思。许多信徒以为头脑的思想是阻挡属灵生命的。岂知头脑的停止工作和胡乱工作，才是阻挡属灵生命的。头脑的正常工作乃是有的，也是必需的，因为惟此才能与神同工。我们已经很注重的说过，引导的正轨乃是在乎直觉，并非在乎心思。这是最紧要的，我们并不忘记这个。信徒所跟从的力是直觉中的启示，并非心思里的思想。跟从心思而行的，就是随从肉体而行，乃是引到错误之途的。但是，我们并非说，心思在次要的事上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若要将心思当作直接与神交通得·启示的机关，我们就是大错特错了。但是，这并不拦阻心思作它一部分的功夫，以助直觉。不错，是直觉知道神的旨意，但是我们还需要心思来检查我们的感觉到底是否出自直觉，或者不过是自己情感的假冒，到底里面的感觉是否神的旨意，是否合乎圣经。我们使用直觉来知道，同时，我们需要心思来证实。我们是何等的会错误呢！如果没有心思的辅助，就我们很难定准甚么是真出乎神的。

在引导的正轨中，心思也是需要的。虽然我们不知道，直觉的引导在许多地方是反理性的；但是，我们并非要用心思来和直觉辩理，我们当用心思来考察到底这件事是否出乎神。直觉知道神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需要时间用心思来反复推求，到底我们所知道的是否出自直觉、出乎圣灵。如果是从神来的，就当我们这样花时间推求的时候，直觉要发出更确实的感觉，使我们有更深的信心，知道这事是出乎神的。心思这样——也惟有这样——查考的工作是有益的、正当的。如果是出乎自己血气的思想和感觉，就几经查考之后，良心要发出反抗的声音。所以，理性的推究要明白一件事是否出乎神，不特不会拦阻直觉，并且反将机会给直觉，使它能为自己证明。如果一件事真是出乎直觉的，就不惧怕心思的理性如何推究。反之，许多惧怕推究的引导，恐怕都是出乎自己的！心思不应当引导；但是，绝对需要心思来查考各种的引导是不是出乎神。

这样的教训乃是圣经的教训，因为经上記·说：「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弗五 17, 10)。心思的功用是不可埋没的。神并不抹煞人魂的机关，乃是将它

们更新过而使用之。神要信徒在顺服祂时知道他是作甚么。无意识的盲从是神所不要的。神不要信徒晕·头脑不知作甚么，只是听见了甚么，或者觉得了甚么，便以为是神的旨意去行。神也不要自己使用信徒的肢体，叫信徒不知道何所为，就是在黑暗中顺服。神要信徒明白祂的旨意，而自己有意识的使用自己的肢体来听从祂。懒惰的人却要自己不负一点的责，就是被动的让神使用他。但是，神要人活动的去查考甚么是祂的旨意，而运用自己的意志使用自己来顺从祂。神要人的直觉与意识一致。

有些信徒并不知道这是神引导的正轨。他就是让自己陷入被动，盼望神将祂的旨意放在他的心思里；或者受了甚么超凡的引导，并不用心思来察验到底这样的引导是否出乎神，就是盲从；或者并不用心思明白的照·神的旨意而使用自己的肢体，而盼望神在他意识之外使用他的肢体。这样的结局就是被鬼附，因为鬼附的条件就是要人被动。当人自己不用心思时，神也不用他的心思，因为这是违反神作工的原则的；结果就是邪灵趁·机会使用他的心思。有多少的信徒因为不知道世上是有邪灵的，它们是竭力要欺骗神的儿女，信徒若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它们就要作工，并且它们乃是在四围侦看，要寻找机会进来，可惜一些无知信徒，很愚昧的让自己的心思陷入被动。

鬼上身的原则：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们所当知道的，就是邪灵作工的条件如何。我们已经约略说过是被动，我们现今还要更进一步的查考。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等人是特别乐意和邪灵交通的。常人都不愿意被鬼附，但他们是愿意被鬼附的人。就是那些关亡者、扶乩者、交鬼者、降神者那一等的人。我们如果详细察看他们所以被鬼附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一切被鬼附的原则，因为鬼附的原则都是一样的。这些人要告诉我们，他们若要得·鬼(他们说是神)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意志必须完全没有抗拒，就是愿意接受一切临到他们身上的才可以；要使意志这样的被动，他们的意志必定应当空白，完全没有作用才可以，因为心思的空白会产生意志的被动。这两者是得·鬼附的根本条件。我们看见一个降神者要得·「神」临的时候，乃是披发摇首，继续至若干时候之久，非使他自己的头脑完全发晕，不能作工；当头脑这样空白时，意志自然甚么作用都没有了。一达到这样的情形，他的口就逐渐不随·己意而转动，全身就逐渐发抖，不久，「神」就临到他的身上了。虽然交鬼上身的法子表面上也许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查考其原则，都不过是藉·心思空白，使意志被动而已。一件事是定规的，你如果查问这些人，他们必定告诉你说，当灵鬼降临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是不能思想的(如果不必心思空白，其人已意志被动，就他还是会思想的)，意志是不能活动的。并且，他们必须达到这样的地位——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动——灵鬼才得降临；不然，是不能的。

至于假托科学名义的催眠术，以及宗教神奇的静坐法等，以为他们会眼见千里，耳听八方，医治疾病，改变性情，其实不过都是按·这两个原则而行。所有「凝神」、「注视」、「静坐」、「默想」等等的方法，不过都是要人的心思先变寂静，好使意志也随之被动，不久就招请许多超凡的灵鬼来，将许多的奇事给他们，行这事的人知道他们是招请邪灵与否，我们姑且不问，我们只知他们这样作是履行了邪灵依附的条件，所以必定难免这个结局。到了末后，他们也许要醒悟，明白所得的乃是邪灵。

对于这些事，我们不能详细的往下再说。我们不过要信徒们明白，邪灵在人身上作工，是需要人心思和意志完全空白被动的。凡履行了这个条件的，邪灵真是喜欢不过，就要立刻作工。外教人履行这个条件时，邪灵就附在他们身上；信徒如果也履行这个条件，邪灵也是毫无顾忌一直进来的。

我们现在所要注意的，就是许多信徒因为不知甚么是邪灵作工的条件，也不知履行了邪灵作工

的条件，邪灵是不受限制可以作工的，就多有在不知不觉之中，竟然变作一个交鬼的人——被鬼附！往往信徒在聚会的时候，因为要等候圣灵降临，直至深夜尚不散会，里面充满各种属魂的活动，以致心思都昏了，心神摇动不能自主，过了一时，忽然有许多奇异的事发生，就如说方言、见异象、觉快乐等等。在他们看来，真的圣灵降临了。但是，我们所应当注意的，就是这样的履行心思空白和意志被动的条件，除了邪灵之外，圣灵是不肯作工的。最明显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在这样的聚会中，他们最喜欢用单句话来祷告，如「荣耀」、「阿利路亚」等。他们的口里就是继续不断的念这种单句的口号。我们如果试念一句同样的话，过了几十遍之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有甚么现象发生，念到后来，口里虽然喃喃作语，头脑里也不知是甚么意思了(这是心思空白)；然而自己却不能作主，就是这样的继续念(这是意志被动)；再后，忽然有了外来的力量利用他的喉音，转动他的颌颞，使他说出他平常所不知道的口音。此时，不知者就以为现在又多一人得·「灵浸」了，因为他已经得·灵浸的凭据——会说方言了。岂知这不过是因·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让自己心思空白，意志被动，被鬼所利用而已！

这样的信徒只因他所得的，是使他更「快乐」、更「属灵」、更「热心」、更「圣洁」的，就以为这些必定是从圣灵来的。岂知这就是邪灵的诡计。它们如果能得·你，它们是不管用甚么方法的。它们一见信徒表显降神者的情形，它们就不让机会失去，立即进来。但是，它们不肯把信徒吓走了；所以，它们所作的事都是要取信于信徒的。它们要假冒作主耶稣，这样的可爱、荣耀和美丽，使信徒敬拜、爱慕、奉献给这位「耶稣」，而其实却是敬拜、爱慕、奉献给邪灵。当它们得·信徒完全的信仰和依靠之后——这时候是不一定的，有的年数很不少——它们就要将更明显属乎它们的给信徒；但是，信徒因为骄傲、懒惰和愚昧的缘故，多不肯察验他自己所受的灵是甚么灵。

认清圣灵与邪灵工作的条件：一件事是定规的(信徒如果记得这件事就好了)，邪灵和圣灵的作工，是有一个根本的分别。当人履行圣灵作工的条件，圣灵才能作工；当人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邪灵才作工。人如果履行了邪灵作工的条件，虽在表面上所求的乃是圣灵，圣灵也是不作工的，邪灵却要趁·机会活动。所以，平常的信徒如果不会分别甚么是真出乎神的，甚么是假冒神的，他可以不管别的，只问自己当初得·这些的时候，有甚么情形。如果是履行圣灵作工的条件，就所得的必定是出乎神的；如果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就虽然在表面是求圣灵，其实乃是得·邪灵。我们并非拒绝超然的事；但是，我们要分别甚么是出乎神的，甚么是出乎撒但的。

圣灵和邪灵作工的条件有甚么根本的分别呢？(一)凡一切超然的启示、异象和奇事等等，如果需要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的，或者在信徒心思的作用完全停止时所得的，都不是从神来的。(二)一切从圣灵来的异象，都是当信徒心思完全活动的时候，才给信徒的；并且要信徒的心思各种的功能都活泼的来领会这异象。邪灵作工时，就完全反是。(三)一切从神来的，都是与神的性情和圣经相合的。

我们不要管外面的壳子是甚么，明说是属乎鬼神的也好，假托是属乎神圣的也好，或者别的种种名称也好，我们只问其中的原则如何。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就是一切出乎黑暗权势的超然启示，都是需要心思的功用停顿；但是，从神来的启示，心思的本能和功用都是可以照旧活动，不受阻碍。旧约以色列人之在西乃山(出十九 16~25)，和新约彼得之在约帕城(徒十 9~16)所看见的异象，都是证明他们乃是完全会用他们自己的心思的。

在圣经所记载神给人的启示和异象，和今天信徒所得的启示和异象中，是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

方。查读过每一次新约所记载神的超然启示，我们看见每一个受启示的人，都是心思有作用的，能自治的，能用自己身上的任何肢体。但是，今天超凡的启示多是需要那接受的人的心思被动——有的完全，有的局部；并且，接受的人也不能或完全不能使用自己的肢体。这就是属神属鬼的根本分别。例如：圣经中所记载的方言，说的人都是能自治的、有意识的。像彼得在五旬节还能听见人的讥诮，还能回答证明他的同人并非醉酒，乃是被圣灵充满(徒二)。像哥林多教会的说方言，他们是会计算数目，知道有两三个人说，他们是会自约以便轮流而说的；如果没有翻译的人，他们还会闭口不言。他们都是有意、会自治的，这是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林前十四)。今天的说方言是否如此呢？岂非完全自己不能作主么？岂非自己不知自己之所以然么？今天先知所得的灵，岂非不能顺服先知么？而且先知反得顺服灵么？在此我们可以看见出乎神的和出乎鬼的根本分别。

圣灵和邪灵的工作，在超然的事上是不同的，在天然的事上也是不同的。我们举一个例：听神的声音。最起初我们要记得，圣灵是要我们清楚明白的(弗一 17~18)。圣灵从来不把人当作一个机械，而要人无意识的跟从祂——就是行善，祂都不肯。并且，祂却是从人的灵里——人最深的地方——发表祂的意思。祂的引导，从来不(一)纷乱、(二)模糊、(三)迷惘、(四)强迫。从邪灵来的，就是：(一)从外进内的，最多是从心思进内的，并非从最深的地方发出来的；不是直觉的启示，乃是闪电似的思想。(二)催促的、冲动的、强迫的，要人立即行动，不让人用时候来思想、考虑和察验。(三)使信徒的心思麻木混乱，不能思想。一切从邪灵来的，无论是超然，是天然，总是要使信徒失去心思正当的功用；从圣灵来的就不然。——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

第四章 心思被动的现象

最可怜的，就是有些信徒并不知道邪灵的工作与圣灵的工作是有这样根本的分别，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邪灵进入里面，盘据其心思。我们现在要略看心思被邪灵攻击的现象如何。

【忽来的思想】当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动之后，邪灵就常将许多的思想从外面「注射」进来。污秽的、褻渎的、纷乱的都有，一阵一阵从头脑中经过。信徒虽然自己定意不要这些思想，却不能停止思想，也不能改变思想的方法和题目；头脑好像是一种机器，机关开起来活动了，一时不能停止一般。信徒虽然用自己的意志来反对，也不能使自己所拒绝的思想离开头脑。这样违反信徒意志的思想，都是邪灵所给的。

有时信徒忽然有了闪电般的思想进入心思里，叫他明白、领会或者发明了甚么特别的事，或者乃是许多的提议，要他作这个、作那个。这样忽来的思想，好像乃是出乎信徒自己的，但是当信徒查考之后，就知他自己并没有发起这思想；所以，这也不过是邪灵在一个被动的心思里所作的工而已。信徒应当拒绝忽然的思想要他怎样举动，因为这不是从圣灵来的；信徒如果随之而行，就要看见其结果是何等的没有意识。

我们知道邪灵要多作教训的功夫(提前四 1)，所以信徒应当提防邪灵在他被动的心思里将它们教训给他。多少的信徒以为乃是他自己在那里揣摩圣经的话语，乃是他自己得·许多新的亮光，明白

了许多前人所不明白的。但是，这样的人应当小心，因为在许多的时候，并非他在那里思想，都是邪灵将它们的思想忽然给他；或者在人自己许多的思想中，邪灵将它们的一个思想偷·搀杂在里面，使人不觉。多少信徒因为不知道他的心思是会受邪灵教训的，以致当他自己在书房里诵读默想的时候，得·不少忽然的光照，就以为这是他自己在圣道上的新发明，就将这忽然的思想写出来，或者传扬出来，以为这是他研究的结果；当人家读他听他的时候，就希奇这人的聪明是何等的过人。其实不知道有多少这样教训的来源都是从无底坑里出来的。多少的异端，多少「属灵的教训」，多少圣经的见解，将基督的教会弄成四分五裂的，都是因·人在他的书房里忽然明白了甚么道理而来的。我们必定不应当看我们所得·的光照是如何的佳美，只应当问，到底我是从哪里得·这个光照呢？(一)是圣灵在直觉里启示的呢？(二)或是我自己思想出来的呢？(三)还是邪灵将它们的思想给我的呢？

当信徒心思被动的时候，邪灵最会将各种没有意识的思想注射入他里面，告诉他说：「你是神特别的器皿」，「你的工作是要轰动全世界的」，「你的灵命比别人高深得多」，「你应当另走一路」，「不久神要为你大开传道之门」，「你应当出来靠·信心度日」，「你的属灵用处真是不可限量」。这样一来，就把信徒所有儆醒的械都缴了，使他一天到晚就是靠·这些思想而活，时刻都是梦想他自己是如何伟大、如何超奇、如何的了不得。他因为不用心思理性的缘故，便不知道这样的思想是如何伤害属灵生命的，也是如何可笑的，总是萦念自己不已，幻想他的将来如何。

在为主传述信息的人中，也常有受一时忽来思想的支配的。多少的传道士就是将那些经过他心思的「忽然启示」传说出来。他在讲说的时候，若非顺服忽然的思想而言，就是随·长久在他心里表演的「启示」而言。他以为这是出乎神的，所以就被动的接受；岂知神不忽然启示，也不在心思里启示。这样的话语虽然有时是满有意义的，但是，总难免是从邪灵来的。

信徒既在心思里为邪灵留了地位，就没有甚么思想是邪灵不能给信徒的。最常在同工的信徒中间，邪灵就是无根的将一个疑惑的心，或者一个隔膜意念，放在其中一个人里面，使他和别人分开。邪灵就是使信徒无缘无故的想这人是这样的，那人是那样的，这人对他大约是这样的，那人对他大约是这样的，就将他们分开了。其实这样的思想都是无根的。信徒如果知道抵挡，并查考这样思想的来源，就不至于有这么多的离散了。但是信徒还以为这些都是自己想的，并不知道邪灵也会把思想放在他的心思里。

【图像】邪灵不只会将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里，他们并且也会将各种的图像在信徒心思里表演。有的是很清洁美好的，也是信徒自己所喜欢的，有的是很污秽罪恶的，是信徒良心所恨恶的；但是，无论好歹，无论喜欢与恨恶，信徒自己却没有能力禁止这些图像不进入自己的心思里。以往的经历、将来的预测和其他的事情，总是不理信徒意志的反抗，而萦回在他的眼簾前。这是因为信徒想象力陷入被动了，以致信徒不能管治自己的想象力，让邪灵随意利用他的想象力。信徒应当知道一切不是他自己心思所产生的，都是超然的灵给他的。

【梦】梦有天然的，也有超然的。超然的梦，有属神的，也有属鬼的。除了从人自己的生理和心思生的之外，其原因都是超然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向邪灵开放的，就他夜里的梦，恐怕有许多不过是他

在白日所得的「图像」的变相而已。邪灵在日间使之看见图像，夜间看梦兆。信徒如果要查问到底他的梦是否从邪灵而来的，他只要问说：我的心思在平日有没有被动？如果有，就他所得的梦兆是靠不住的了。并且，从神来的梦兆都是使人照常、平安、稳定、满有理性和意识的。但是，从邪灵来的，都是奇怪、虚空、荒谬、愚昧，使人变作洋洋得意、昏迷、混乱、失去理性的。

邪灵所以能在夜间将许多的奇梦——有的是很好的——给信徒，就是因为他的心思是被动的。信徒的心思若是已曾陷入被动，就他所有的梦，并非神给的，也非天然的，乃是从邪灵来的了。夜里的心思不像日中的活动，所以是更被动的，因此，邪灵能以利用机会来成功它们的目的。这样夜里的梦象叫信徒在早起的时候，觉得头是晕的，灵是沉的。睡觉好像并不加增精神，因为邪灵在人睡觉的时候，藉·心思的被动，使全人都受影响。凡在夜间常受梦象的苦害的，都是因心思里有了邪灵的工作。信徒如果在日中和夜里专一的拒绝邪灵的工作，不久就要得·自由。

【失眠】失眠是现今信徒最常患的一种病，也是邪灵在心思里作工一个最明显的凭据。许多信徒夜里躺在床上时，总是有许多的思想倾倒入他的心思中。他好像正在那里继续思想他白日的工作，或者追忆他以往的经历，或者有许多不相干的事情，一一在他头脑里经过。他好像在那里「思想」千万的事情，当作甚么，怎样作法，甚么是最正当的计策。或者预先想到明天所要作的事，应当如何计划，要有甚么境遇，如何对付各种问题，类似的思想总是阵阵而来。虽然信徒知道床榻是睡觉的地方，不比书桌是思想的地方；但是，头脑里总是那样的继续转动。虽然信徒知道睡眠对于明日工作的关系是何等重大，自己是极要睡觉，极不愿思想的；但是，他不知何故，总不能如愿，头脑里总是照旧轰轰的进前作工，拦阻他的安眠。或者信徒已经多日尝·失眠的苦味了，已经完全休息一切的工作了，并且是不愿再用心思的了；但是，黑夜到时，虽然已甚疲倦，然而心思竟然不能安息，好像是一个「思想机器」，在那里一直活动，没有法子停止。他自己的意志对于自己的思想完全没有主权，不能停止他的思想，只好等到他里面的一种甚么能力不想了，他的心才得安静，他才能睡觉。本来睡觉是使人精神畅快的，但当这样的经历继续到几夜之后，他就要视睡觉、床榻和黑夜为畏途，他又不能不睡。每晨起来，好像都是从一个恐怖世界里回来一般。头是混沌的，意志是痿痹的，甚么力量好像都没有。

信徒此时总是以为这是出乎他自己身体的原因，或者是精神受了刺激，或者是神经过度作工；但是，(一)最多的时候，这些原因不过都是假设，并非实在的；(二)这些原因若是有的，就当信徒安息或用其他天然的方法来补救之后，他必定应当痊愈才可以；但是，天然方法的补救，竟然常常无补于事；(三)这些原因多是邪灵的招牌，用以掩饰它们在暗中的工作。当信徒夜里头脑中的思想正在奔驰的时候，让他自问说：这些思想是从那里来呢？从我自己出来的么？或者是从外面进来的呢？若说是我心思里这样思想，真的是我这样思想——思而又想——么？我明明是「不要」这样思想的，我也是「不愿」这样思想的；怎能说是「我」这样思想呢？既不是我，是谁将这么多的纷乱、污秽、压制的思想给我呢？除了邪灵以外，还有谁呢？

【易忘】许多信徒因受邪灵的攻击，便失去他本来记忆的能力，而常会遗忘。才说的话，不多一刻便忘记了；才作的事，不多几时便忘记了；才放的东西，不到一天便忘记了；才应许的事，一下子便忘

记了。他好像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无论甚么事好像都留不住在他的心思里。他以为是因自己的记忆力特别比人坏，岂知是因他的心思受邪灵的骚扰所致。信徒在这样的情形中，就不得不作许多的「字条」和簿子的奴隶，因为他必须藉这些来「备忘」，不然就要时常遇见难处。自然，我们承认有多少事因·年代久长是能忘记的，或者因其在心思里所生的印象不深，也是能忘记的。我们并非说，信徒应当记得所有的事。但是，有许多的事，并非过去甚久，也并非没有注意，在相当的期间内，和相当的环境中，是信徒所应当记得的，竟然连影儿也没有，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就不是天然的，乃是有邪灵的侵犯了。例如：我们在最近的时候，所特别注意的事，如果忘记了，就不是天然的。有的忘记是天然的，有的不是天然的。凡不是天然的忘记，都是有邪灵在后面攻击我们。因为它们是很能在需要的时候，捻住我们神经的那一根，使我们没法记得我们所当记得的。也不知有多少的信徒，因为受了邪灵这一方面的攻击，以至吃了多少苦。多少的工作都是因此而弄坏的，多少的笑话都是因此而弄成了。别人的信托和自己的用处，都因而减少。然而，他还不知道这是因为邪灵在他心思里作祟所致。

在平常的时候，信徒的记性好像是有很好的，并没有甚么病状；但是，最希奇的就是记性有一种忽然的昏迷。在许多紧要关头，本来很好的心思，此时忽然昏迷了，甚么都记不得了，以致事情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样心思的忽然停止作用，在信徒看来是莫名其妙，也许以为是一时精神不足，或者是偶然一见而已；岂知这乃是邪灵攻击心思的现象。

【心散】邪灵也最常使信徒失去思想集中的能力。我们承认各人思想集中的力量是不同的。但是，照·信徒的经历看来，大概信徒思想集中的力量多少总曾受过邪灵的分散。许多信徒几乎好像是绝对不能集中其思想的；有的比较好一点，但是，若要专一思念一件事，未到几分钟，思想又到处纷飞了。特别在祈祷、读经和听道的时候，许多信徒总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游荡的。虽然自己定规要专一，但是事实上总是作不到。虽然用意志来制止这样的奔驰，有时会有一刻的效果，但总不能长久；有时竟完全不能自主。这自然都是邪灵所作的工，而其能够作工的原因，就是信徒的心思曾为之留下地位。信徒就是这样浪费其心思的能力，以致一天到晚，一事无成。体力的浪费如何是有害的，心力的浪费又如何是有害的。今天多少的信徒，花了许多光阴，竟然没有甚么结果，都是因为心思受邪灵的攻击，不能专一的缘故。

因为心思受邪灵的攻击，信徒就时常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经历。本来思想是专一的，忽然一阵空白，自己的思想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自己不知道手里所作的是甚么事，所读的是甚么书。信徒也许以为他正在思想别的，但是，应当注意的点，就是这样的思想并非他自己意志所发起的。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在聚会和平时听人说话的时候，都有这样忽然有一时听不见人说甚么的经么。这都是邪灵要使他听不见于他有益的言语。邪灵在这样的时候，若非使其心思完全停止作用，就是强迫他来思想别的。

当信徒心思受邪灵攻击之后，他是很难听人说话的。有的时候，好像有好几句好几个字完全听不见的；若要听话，好像必须把眉头皱起来，才会明白对方的意思；时常不明白对方所说最清楚的话的意义，或者总是误会对方所给他的教训。这都是因为邪灵在他的心思里扰乱他，或者给他以许多的成见，或者代替他解释对方说话的意义；信徒同时听见人说话和鬼说话，所以，若非完全听不见，就

是误会其意义。邪灵这样的作工，就叫许多信徒不喜欢也觉得最难听人说话，当人话未说完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要开口；这都是因为邪灵给他许多的思想，要他来听它们，而说它们所放进去的意思。信徒此时是同时听内外两方面的声音，他听邪灵里面所提议的和人外面所说的。因为里面的声音比外面的声音更贴切，就叫信徒的耳朵好像听不见外面的声音。平常所说的「心不在焉，听而不闻」，其实乃是心被邪灵所占据而已。多少时候，信徒以为自己是忽然的「无心」，其实乃是心被邪灵所夺而已。如果信徒脱离不了邪灵在他心思里的工作，就思想集中是不可能的。

多少时候，就是因为邪灵扰乱信徒的心思，以致信徒常常摇头，好像要把他所厌烦的摇出去一般。他若说话，就得大声的说，使自己的心思知道他正说甚么，才会留下一个印象。他若思想，也得大声把他所思想的说出来，不然他昏昧的心思是甚么事情都不懂的。他若读书，也得大声的读，不然就不明白其中是说甚么。这都是因为邪灵在他心思里扰乱他，所以，他不得集中他的思想，必须这样才会使他们的的心思接受一点印象，知道一点事情。

【不能活动】邪灵也叫信徒失去思想的能力。许多信徒因为心思受邪灵攻击的时候特别久，地位也特别深，就连思想都不能。到了这样的地步，信徒的心思几乎已完全陷入邪灵的手里，所以自己甚么主意都作不来。他不能思想。自己虽然要思想甚么，竟然没有力量在自己的心思里发起这个思想。他心思里不是出于自己的思潮，却早已源源不绝的在那里转动了。他自己没有力量把那些思潮先停止，然后将他自己所要思想的放在里面。好像那些潮流是太强了，他不能再将他所要思想的插在里面。有时，虽然他也会在自己的心思里寻找一个空间为自己所要想的，但是，他也觉得非常困难在那里继续的想，因为好像里面的声音已经很多，题目也已经很多，他自己的只得被挤出来。我们知道一个人若真要思想，是需要用他的记性、想象和理性的；但是，信徒因为已经失去这些自主的能力，以致他就没有法子来思想甚么。他不能创造，不能推想，不能回忆，不能比较，不能决断，不能明白，所以，也不能思想。

当信徒的心思在这一方面受邪灵攻击之后，他就要觉得自己的头脑是受监禁的，好像甚么都想不出来，好像里面缺少了甚么似的，以致当他要想甚么的时候，总有一种似晕非晕的感觉，里面不会产生甚么思想出来。信徒思想的能力一受捆绑，就自然的对于每一件事都有过度的看法。在他的眼光看来，土堆好像都是泰山，每一件事好像都是比上青天还要难。特别那些需要他用心思的事，更是他所畏惧的。他也不喜欢与人往来谈话，因为是非常之难的。若要他逐日平稳进前劳碌作工，好像就是要他的命一般。他里面好像有了一种无形的锁链，为外人所不能领会的。他里面觉得这样的作奴隶乃是最不舒服的，时常发生反抗的意念；但是却自脱不来。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他的心思受了邪灵的捆绑，以致不能思想。

这样一来，信徒好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梦里，光阴就是这样的白花了。没有思想，没有想象，没有推究，没有理会，没有意识，就是没头没脑的过日子。当心思这样受攻击之后，意志自然也连带的受影响了，因为心思是意志的光。他就是被动的让环境把他飘来飘去，自己并不拣选甚么。或者他里面充满了各样不满意的思想，没有平安，但却不能与这样的捆绑争战以至得胜。他好像在凡事上都受了一种看不见的阻挡；有许多事是他所要作的，但是，当他正要作的时候，心思里面好像又来了甚

么一种打岔的感觉，使他不能进前。他所作的，好像没有一件是可以的，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充满了难关，没有甚么会使他满意的。

信徒这样的不能活动，与平常的不活动是有分别的。如果信徒的心思是「不活动」，就当他要活动的时候，他是能的；如果是「不能活动」，就他虽然要活动，总是不能的。不能思想，好像头上有了甚么把他压住了一般，这乃是邪灵作工很深的一个现象。

许多信徒时常忧愁挂虑，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如果查考他的环境和地位，也是满好的，应当使他欢喜快乐才是；但是他却满心忧虑，都是不乐的思想。要他说出原因，却没有一个理由是充足的。要他除去这样的思想，好像又是绝对不能的。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不过好像自己是陷入泥坑，不能自拔一般。现在好像已经挂虑惯了，要他起来，好像里面已经是没有能力这样作了。这就是邪灵所作的工。如果是天然的忧虑，必须是有原因的，有充足理由的。一切无因和有因而理由不充足的挂虑，都是邪灵给的。信徒所以陷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他起初接受了邪灵的思想，到了今天竟然不能摆脱。他的心思已经陷入很深的被动，所以不能活动。他时常觉得自己是受了锁链，身上满负重担，以致他好像连天日都看不见，不知事之真相如何，也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性。邪灵就是这样的监禁它们的囚虏，使它们终日在昏天黑地之中。它们喜欢看见人受苦。凡落在它们手里的，它们都是如此的对付他们。

【游移不定】当信徒的心思被邪灵掌权之后，他的思想就完全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自己负责的思想很少，大都是邪灵在他的心思里发出的思想。邪灵最容易在这样的时候，时而给信徒一种的思想，时而给信徒完全相反的另一思想。信徒因为跟从这样的思想，便作了一个时常反复的人。与他同工或者在一起的人，要以为这是他的性情无定，所以见异思迁。但是，事实乃是邪灵在他的心思里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因而改变了他们的意见。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信徒上一刻说「我能」，下一刻便说「我不能」；或者上半天说「我要」，下半天便换了说「我不要」。原因乃是因为邪灵在上一刻将「我能」的思想注射入信徒的心思里，信徒以为真的他是能的；到了下一刻邪灵又将「我不能」的思想注射入他的心思，使他想到他是怎样不能的，他就不能不改变他当初所说的。在许多忽然改变语气的谈话中，我们都能看见邪灵在人的心思里作工。信徒自己也许是恨恶这样反反复复的生活的；但是，他自己不是自己的人，是没有法子来稳固的。他如果不照·邪灵注射进来的思想而行，就邪灵要假作他良心的声音来控告他不随·神的引导而行。他因为要免去这样的控告，就只得在人前反复无常。多少反复无常的工作，也是从这个源头而来的。信徒因为听从邪灵在他心思里的提议，便有许多忽然的工作；但是，邪灵改换了它们的提案，信徒的工作就也得随之而改变。邪灵最常使人在不正当的时候思想。它们要在半夜唤醒信徒，对他说，他是应当作些甚么事的；信徒如果不作，它们就要控告。或者，它们要在半夜告诉信徒，应当改变他从前的路途，使信徒在心思最混乱的时候定规了最紧要的事。我们如果追本穷源的查考这样的事，我们要看见，许多忽然改变的事，都是邪灵在人心思里作工的结果。

【多言】信徒心思中有了邪灵的工作，有的时候是不喜欢与人谈话的，因为他没有力量来听人的。他心思里的思潮风起云涌，不能因·听人的话而停止。但是，他却是最多言的，因为他的心思里既是充

满了「思想」，他的口里就不能不也充满了话语。不能听人、光要人听的心思，其中常是有毛病的。许多信徒的性情，按·人看，乃是多言的、长舌的。但是，在事实上，恐怕他还不过是邪灵的机械而已。多少的信徒，好像乃是邪灵所用的一种「说话机器」而已！

许多信徒在闲谈、笑语和背后毁谤人的时候，好像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他的心是很清洁的，不知道他自己正在说甚么；有时就是知道了，却也不能停或限制这一种无益的话语。好像意思到了心里，等不及思想一下，就已变作话语在口头了。思潮源源而来，叫信徒不能自主的说出许多话来。舌头并不随·自己的心思和意志的管治。许多话说出去都是心思所没有思想的，意志所没有打算的。有时与本人的存心和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语竟然也说出去，等到后来被人提醒之后，才希奇自己为甚么这样说。这都是因为心思是被动的，所以邪灵能藉·这被动的心思，而利用人的舌头。邪灵起初是将他们的意思和人的心思混杂起来，然后再和人的话语混杂起来，使人的心思不能领会别人的思想，也不能记忆甚么。

信徒应当看见：他所说的话，都应当是他自己所想过的；凡一切没有经过思想手续的话语，都是从邪灵来的。

【固执】当信徒的心思陷入被动，而为邪灵所占据之后，凡他所已定规的问题，他绝对不肯接受别人的理由和证据；人若要使他更明白，他就以为人是侵犯他的自由；并且，在他看来，那要告诉他的人乃是非常愚昧，永不能明白他所明白的。也许他的思想乃是极端错误的，但是，他却以为他是有说不出来的理由的。这是因为他的心思完全是被动的，他自己不知如何再用自己的理性来推究，来分别，来决断。他就是囫圇吞枣似的接受一切邪灵所注射给他的思想，以为这是最完美的了。或者他就是接受了超然的声音，以为这是神的旨意；在他看来，这种声音所说的已是他的律法了，所以，无论何人都不能使他再用理性来查考这声音的来源。如果他接受了甚么思想，或甚么声音，或甚么教训，他就以为他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了，乃是绝对稳固的了。他不肯再试验，再查考，再思想，再推求，就是坚决的闭关自守，不愿再知其他了。自己的理性、良心，和别人的讲解、理论、都不能使之动。他既一次相信是神引导了他，就他的头脑好像是用印封严的，不肯再改了。他既这样的不用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受邪灵任何的欺骗而不自知。稍为明眼的人都知道他的危险，但是他却甘之如饴。被邪灵作工到这一步的人，是最难挽回的。

【眼睛的现象】心思被动，被邪灵所攻击，在眼睛里是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因为人的眼睛表明人的心思比甚么部分都多。心思若是被动，就信徒当诵读的时候，可以用眼睛看书，然而，却没有一点的意思进入自己的心思，记性也没有受一点印象。当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四围周游的，或者忽上忽下，或者忽转方向，有时也许是无礼的，他好像是不能直视人面的。但是，在别的时候，他又是不转瞬的一直注视人的面，好像有一种不知缘由的力量不许他离开一般。

这样的注视，在许多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因为邪灵就是如此使信徒陷入一种交鬼者的态度里。在多少的聚会中，信徒因为长久一直注视讲说者的脸面，以致后来连他说甚么都听不见，叫邪灵能将许多的思想——或者异象——给他们。

对于使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应当注意，到底我们眼睛的转动是随·我们心思的意识呢，或者它是不理我们的意志而独自观看甚么呢？当心思被动的时候，信徒的眼睛最易昏花。看见各种自己所未求的奇异东西；同时，自己所要看的东西，反倒没有力量集中自己的眼睛来看。

总之，信徒心思受邪灵攻击的现象虽然很多，也是各各不同，但是其中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自己作不得主。本来按·神的定规，人一切的本能(心思就是其中之一)是应当完全顺服人自己管治的。但是，因为信徒在不知不觉之中，为邪灵留了地位，以致邪灵能以霸占信徒的心思，可以直接行动，而不受信徒意志的干涉。所以，信徒如果在他自己心思里面发现了甚么向他意志宣告独立的行为，他就应当知道他是受邪灵的攻击的。

一切在当活动的时候不能活动，当安静的时候不能安静，充满了思想不能休息，充满了混乱不能作主，空空的劳碌没有结果，白日难以作工，夜里都是梦象，无论何时总无安息，狂热，迟疑，不能做醒，不能集中，不能分别，不能记忆，无因的畏惧，纷乱，苦恼以及困难，都是直接从邪灵而来，为人所不及知而已。——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

第五章 心思的拯救

我们在上章只是略为论及一般的情形，并不能将每个人的光景都说出来，因为各人被动的程度不同，被邪灵攻击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他们心思受苦各的程度也不同。不过，当信徒看见他自己的心思发生了我们在上章所说的任何现象，他就应当小心，恐怕他已经把地位给邪灵，而受了它们的攻击。如果这是的确的，他就应当寻求拯救的法子。

当信徒读过像上章的教训之后，很多人要希奇为甚么他从前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心思是这样受害的。信徒从来不知道他自己的心思是陷入何种的光景，岂非一件很希奇的事么？好像信徒对于别的事情总有许多知识，但是对于他自己的心思好像甚么都是不晓得的；虽然受了极重大的苦害，自己还没有怎样注意过，必须等到别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原是如此的。为何前此都未曾想到这事呢？这岂非告诉我们，邪灵和我们的心思是有特别渊源的，以致我们对于心思的知识好像比甚么都薄弱么？让每一个受过邪灵的亏的人回答这个问题。

【邪灵的诡计】当信徒的眼睛开起，看见自己的情形时，他自然就要寻求拯救的法子。但是，这些说谎言的邪灵，并没有这么驯良的让它们的囚虏得·自由，它们也是用尽力量来阻挡信徒得·拯救的。它们的方法就是用许多的谎言来推诿。

邪灵要告诉信徒：「你的忽然美好的思想是出乎神的；」或者「这些忽然的启示是属灵的结果；」「你的记性坏是因你身体的关系；」「你忽然忘记事情是天然的；」「神经过敏乃是因·性情的关系；」「记性不强是遗传的；」「失眠乃是因·疾病的缘故；」「因你已经疲倦了；」「不能思想是因你工作过度；」「夜里不住思想，是你白昼用心过劳所生的反响；」「污秽的思想是因你犯罪的缘故，因你已经作错了；」「你这样不能听人说话，是因环境不同的缘故，都是别人累及你。」此外尚有不胜枚举的推诿，都是邪灵所设辞的。信徒如果不知他自己真是受攻击的，真的已经从常度降下了，邪灵就要用这些和类似的推诿，

来遮盖它们所得的地位。岂知实在的原因，乃是因信徒被动，心思变作空白，以致被邪灵所占据。这些症候都是邪灵作工的结果。自然，我们也当承认在这些的推诿后面，也有天然的原因掺杂在里面；但是，许多信徒的经历告诉我们：邪灵都是最狡猾的，能与天然的原因一同作工，叫信徒以为这些原因都是天然的——如性情、身体、环境等，却忘记从中掺杂的邪灵。邪灵最喜欢拿一点天然的原因来遮盖它们的工作。不过有一件事是定规的，如果原因是天然的，就当天然的原因除去时，人的情形就当复原。如果有了超然(邪灵)的原因掺杂在里面，就天然的虽然除去了，人还不得复原。所有除去天然原因而人仍不得复原的，都是因为还有超然的原因掺杂在里面。例如：你犯了失眠症，邪灵推诿说，都是因你作工太过，心思的力量用得太多了，所以才有这个症候。你相信它们的话，就停止工作，休息一时，完全不用心思；但是，当你睡时，还是有千头万绪的思想，在你头脑里钻出钻进。这就是告诉你，你的疾病还不是专由天然的原因；因为你虽然除去天然的原因，你的病还不见痊愈，其中必有超然的原因掺杂在里面。你若不用功夫去对付超然的原因，就无论你怎样取消天然的原因，都是无补于事的。

所以，现在信徒最紧要的就是查验到底这些原因是从哪里来的。邪灵最会使人误会那些出乎它们的工作的原因乃是天然的。它们常使信徒以为是他自己有了甚么毛病所致，因而它们的工作得以盖过，不被查出，也不被除去。所以，无论信徒心里有了甚么思想要推诿，信徒必须查验——一切的理由都必须查验过。信徒必须追本穷源的查考他心思现象的原因；不然，他若解释错了——误会超然的工作为天然，就邪灵要得·更多的地位。一切自己对于自己情形的意见都必须证实过；不然，就旧的地位还未收回来，新的地位已经交给邪灵了。他如果有的时候不能思想，他应当问说，为甚么？他如果有的时候充满了思想，也应当问说，为甚么？

最应当提防的，就是有的信徒因为被邪灵作工已久，以致邪灵能够使用信徒来为它们出力，以护·它们在他里面的工作。多少时候，就是信徒帮邪灵的忙，来遮盖他受攻击的原因，不使之显露而证明为邪灵的工作。这样就是信徒反倒与邪灵同伙，保存它们的地位，虽然他自知苦恼。

邪灵要在此时使信徒的肉体与它们联合工作。(真的，肉体常是魔鬼的同工！)要叫信徒因·脸面或其他的原因，而以为自己不至于被鬼占了心思。这一种不喜欢查验，并割舍自己属灵经历的自满心，乃是得·拯救的大阻碍。信徒或者要说：「我并不需拯救，所以我也不要得·拯救；」「我已靠·基督得胜了；祂已经胜过撒但了；所以，我现在就是不理撒但，让神去对付它；我注意基督就好了；」「我不要知道撒但的事；」「我们传福音就好了，不必管撒但吧！」还有其他类似的话是这样的人所要说的。他也许还要对告诉他这样真理的人说：「那么，你为我抵挡，为我祷告吧。」他这样的话，并非不诚心的请求，乃是要他自己安逸，让别人作工来救他。他应当知道，当他这样的不喜欢听见魔鬼和它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自己的心思里已经有了它的工作，所以惧怕发现的时候需要功夫来对付而已。他真的已经知道一切关乎魔鬼的事，所以现在不必再知道么？福音不只要救人脱离罪，也要救人脱离魔鬼的，为甚么传福音就不必提到魔鬼的事呢？这岂非像犯某样罪的人惧怕人提起某样的罪么？他是受魔鬼占据的，所以惧怕人提起鬼。在平常的人，这样的理论是绝无意思的；但是在一个心思被鬼占据的人看来，却是理由充分的。其实当信徒说这些话的时候，在他心的深处，乃是恐怕他的实情显露，如果真被邪灵侵占，他将不知如何是好，所以才说这样的话。他就是要自己掩饰，藉以自慰。

当信徒得·亮光起首寻求自由的时候，邪灵就要在他的心思里倒出许多控告的话语来，说他这样错了，那样错了，各种的定罪、责备、控告都有，要叫信徒因·应付不暇，就不再进前收回所给它们的地位。它们知道信徒已经得·亮光了，现在没有法子好再欺骗，所以它们就继续不断的向信徒控告说：「你错了，你错了。」信徒此时好像自己沉入甚么罪坑里似的，没有法子好叫他起来。但是，信徒如果认得这是魔鬼的谎言，而专一的抵挡，他就可以得胜。

一件事是经历教训我们的，就是当信徒这样的明白真理，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心思里的主权，要兴起收回主权的时候，邪灵是要在他里面作最后的挣扎，使信徒的苦处，比从前还要加上几倍。当这样的时候，邪灵又是用它们惯用的谎言，对信徒说，他是不能再得·自由了；他已经陷入被动太深了；神并不愿意再施恩了；他如果不抵挡，就是这样的让他去，就他还是很好的；他永没有得·拯救的一日，所以，不必奋斗，徒自取苦。但是，信徒应当知道，他不应当靠·邪灵的恩典活·！就是死，他也应当得·自由，没有一个人是被动太深，不能得·拯救的。神无论如何都是为他的，他必定得·自由。

当信徒明白了真理，知道自己的心思从来未曾脱离，或者未曾完全脱离了黑暗权势的捆绑，他就应当或者正在与邪灵争战，要攻破它们一切的坚垒，他就要看见这样争战的兵器必须是属灵的，属血气的一点都不行。他要看见并非经过几番的立志，或者甚么训练心思和记性的法子会叫他自由。他的心思是被超然的权势所捆绑，所以，血气的兵器不能赶逐它们、除灭它们。常常当信徒全心要明白属灵的真理——不是头脑里对于真理的意见，预备起首与邪灵争战来收回地位的时候，他才知道黑暗权势占据他的心思乃是到了甚么程度。在这时候，它们才起来守·它们所已得的地位。也就在这时候，信徒才看见他自己的心思是何等的昏昧、被动与迟钝，并且是完全出乎他自己主权之外的。在这时候，他要看见邪灵用尽诸般的手段，藉·他的心思来苦害他，并且恐吓他不作收回地位的举动。在这时候，信徒才看见他的心思实是仇敌的坚垒，他自己从来未曾完全管治过。也是在这时候，他看见仇敌用甚么方法不许他明白他心思所要知道的真理；别的无关紧要的事，他反倒能以记得，但是对于这个真理，他却没有方法领会并记忆；或者他要觉得，他心思里发生一种反抗的力量，反对他所默认为的真理。

现在就是释放心思、争战起首的时候。信徒愿否长久作邪灵的坚垒呢？谁应当解决这问题呢？神么？不是神，乃是人。信徒必须拣选到底他是要完全奉献给神呢？或者要让他的心思作为撒但的租借地。黑暗的权势可以使用他的头脑么？它们可以将各种从无底坑中出来的思想，从得救的人身上倾倒出来么？它们可以叫他的思想充满了地狱的火么？它们可以利用他的心思以传扬它们的教训么？它们可以使用他的心思来证蔑神么？它们可以管治他的心思，而让它们随意进出么？它们可以藉·他的心思来反对神的真理么？它们可以藉·他的心思来苦害他么？信徒自己必须拣选！这里的问题，就是信徒是否愿意长久作邪灵的傀儡。信徒自己必须拣选，不然，就没有得拯救的可能。这并非说，信徒已经有甚么把握了；乃是说，信徒是否真实反对邪灵的攻击呢？

【收回心思的地位】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因为信徒以地位给了邪灵，所以它们才能在信徒心思里作工。我们也已经说过，这些地位到底是甚么，我们把它约略分为六个。我们如果把那六个归纳起来看，就可把它分为三大类：(一)未更新的心思；(二)接受(或相信)邪灵的谎言；(三)被动的状态。信徒在这里，

必须谨慎的查验过，他自己所以达到今天的光景，到底是因·把那一种的地位给邪灵了。是因·心思未更新么？或者是心思被动呢？或者是因为相信邪灵的谎言呢？或者是这三者都有呢？照·信徒的经历来看，不少人曾将这三类的地位都给过邪灵的。如果他知道了，他是在那一点或者那几点，将地位给了邪灵，他就应当将他所给它们的地位收回来。收回地位是得·拯救的唯一法子。信徒乃是因为给邪灵留地位，以致陷入今日的情形，所以，地位一消灭；信徒就可以自由。未更新的心思，必须更新；接受邪灵的谎言，必须检出拒绝；被动必须改为自主的活动。我们现在分开看这三类地位的收回：

更新心思：神对于祂儿女的心思，不只要它在悔改时改变一番而已；乃是要它完全更新，好像透明的水晶一般。所以我们才看见圣经中有这样的命令。就是因为信徒尚未完全脱离属肉体的心思，以致邪灵能以藉·作工，使信徒起初不过是心思狭窄，不能容人；或者是心思昏昧，不能领会深奥的道理；或者是心思无知，不能负担重要工作；过后则陷入更深的罪恶。这是因为「属肉体的心思就是与神为仇」(罗八 7)。许多信徒知道罗马书六章的教训之后，就常以为他已经完全脱离属肉体的心思了；岂知十字架的功效必须仔细的在人身上每一部分成功才可以。「算自己向罪是死的」(11 节)之后，怎样还应当「不要容罪在身上作王」(12 节)；照样，「心思改变」之后，还应当「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林后十 5)。心思必须完全更新，因为无论属肉体的心思所剩的成分是怎样的少数，总是与神为仇的。

我们若要更新心思，我们必须到十字架来。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得·更新。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得很清楚。使徒在十七节十八节说到人属肉体的心思是如何的昏昧，到了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说到更新的法子。「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在你们心思的灵里更新」(原文直译)。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主同钉了(罗六 6)；而这里又劝我们应当「脱去」，好叫我们的心思更新。这样看来，心思的更新是藉·十字架了。信徒应当知道，他的老头脑也是旧人中的一部分，神要我们完全脱去。神在十字架所施行的拯救，不只要我们得·一个新生命而已，祂也是要更新我们全人魂的功用的。在我们全人最深处的救恩，必须逐渐「作出」来。今天的缺欠，就是信徒并不知道他的头脑是需要得救的(弗六 17)；他们以为得救是一件拢统合混的事。不知神乃是要救我们的全人，使我们所有的本能都更新过，完全合乎祂用。心思就是我们本能之一。神现在就是要信徒相信十字架已经钉死他的旧人了；他现在专一的承认神对于他旧人的审判，用意志拒绝——脱下——他旧人的行为，其中包括他老旧的思想。他现在来到十字架底下，愿意舍弃自己老旧的心思、老旧的想法、老旧的理论，信托神把一个新的给他。弟兄们，这是应当专一脱下的。更新你的心思是神的工作；但是，脱下——拒绝、不要、舍弃——你的老旧心思，乃是你的工作。你只管作你的部份，神必定成功祂的部分。当你专一的脱下之后，你就应当专一的相信神要为你更新，虽然你不知如何更新法。

今天也不知道有多少信徒，虽然得救了，得·新生命了，但是，到处总是带·他的老思想。从前的理论、想法、成见，还是一点没有改变，不过现在加上一重基督徒的壳子而已！现在还是用从前的心思、理论、想法和成见，来查考、领受或传说属灵的真理。自然难怪要陷入许多的错误，并引起教会许多的纷争。神如何恨恶人用自己的能力来作祂的工，也如何恨恶人用自己的心思来想祂的真理。未更新的心思在灵性上是死的，里面所发出来也都是死的。多少信徒虽然夸口其圣经知识的高深、神学理论的美好，但是，在有眼睛的人看来，不过都是死的。

当信徒这样的知道他自己心思的老旧，并愿意专一的靠·十字架来「脱下」之后，他应当一天过一天在实行方面拒绝一切出乎肉体的思想，不然就更新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虽然在一方面要更新信徒的心思，而信徒却天天依旧的按·肉体而思想，神的工作就不能成功。

信徒应当忍耐的、坚决的将他自己的思想一一在神的亮光中查验，凡不是出乎神、与神真理相反的，都要从心思里「醉」出来，完全弃绝。就是一切用脑力领会神真理的地方，也应当完全拒绝。使徒告诉我们，未更新的心思是充满了「各样的理想」和各样自高的意念的(林后十 5)；这些理想和意念，都是拦阻人真得·属神知识的。信徒必须攻破这些，「所有的心意」都必须「顺服基督」。如果信徒心思的情形尚未达到每一个的思想完全顺服基督，是不可以的。使徒是说，「所有的心意」，所以，信徒不能放松一个。信徒应当查考他的思想：(一)是从他从前旧的地位而来；(二)或是从神新给的地位而来；(三)或是要以新的地位给邪灵。他应当查考，为甚么他的心思是纷乱的？为甚么有了成见的思想，有了反抗的思想，有了忿怒的思想呢？为甚么对于某种的真理，我并没有查验就拒绝呢？为甚么对于某人，我只凭·听闻便反对呢？我有甚么充分的理由没有？或者就是天然的心思里有了恨恶的意思呢？在这一个期间里，每一个思想都要查验，好叫每一个从旧造来的思想都检出、除去。这从一般糊涂过日子的人看来，自然是一个最重的担子，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随·黑暗权势支配的，乃是野放的。但是，争战是争战，总不能用简单的法子的。心思既是邪灵的堡垒，我们若不争战，就不能一一攻破之。仇敌是实在的，这是争战所证明的，因为有争战必有仇敌。既有仇敌当前，我们怎可忽略从事呢？

谢绝谎言：当信徒在神的光中查验的时候，他要看见他自己在以往的时候，不知接受了邪灵多少的谎言，以致陷入今日的地位。(一)有时因为相信了邪灵的谎言，以致误会神的真理，因而有错误的态度和行为；因·这些态度和行为，便引起邪灵的工作。例如：误会了神与人的关系，以为神应当直接将祂的思想给他，便被动的等候并接受他所相信是从神来的思想，以致被邪灵所假冒，能以时常将类似的思想给他。(二)有时信徒因为相信邪灵所直接告诉他的话语，论到他身体的健康以及其他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事，以致他的身体并事情便变作如邪灵所告诉他的。例如：邪灵在信徒的心思说，某件事必定临到他的身上，信徒的意志并不抵挡，或者竟然完全接受，以致在不久——在邪灵指定的时候，果然有那一件事临到他的身上。

信徒如果查究的话，要看见他的生命中，有许多的苦恼、软弱、病痛，以及各种不如意的情形，都是因为他从前曾间接或者直接的接受了邪灵所给他的谎言，因而使他变成今天的光景。若非因·直接相信它们的话，便是因·相信它们的话之后的行为，使各种有关系的事，都按·信徒所疑惑的和所恐惧的临到身上。信徒若要得·拯救，必须明白甚么是神的亮光，是神的真理。当初他乃是因为相信谎言，以致将地位给了它们；现在他便因为谢绝谎言，将地位收回，而得自由。除灭谎言的惟有真理，像除灭黑暗的惟有亮光一般。所以，信徒必须寻求一切关乎他自己、神和邪灵的真理。他应当出代价来寻求真理。他应当专一的祷告，求神赐亮光给他，使他知道他自己的实在情形(真理)，知道他以往的经历，在甚么地方是受欺的，并因受欺曾吃了甚么苦。他应当查验他自己现今所受的精神上、身体上并环境上的苦，到底是从那里来的；每一种苦临到他身上，到底是为·甚么原因，是因·他相信邪灵那一句的话呢，或者是因那一句的谎言所发生的那一个错误行为？他应当追本穷源的查验，安静地、祷告地、等候地查验。

邪灵是最恨恶亮光和真理的，因为这个叫它们失去工作的根据。每一句的真理要进入信徒的心思里，都是经过争战的。邪灵不要信徒知道许多的事是它们作的，也不要信徒知道他那一个的现象是因相信那一个的谎言而来的。它们作工的原则，永远是「不叫……光照……」(林后四 4)。所以，信徒在此应当最小心，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应当明白真理是其么。真理的意思最少就是实在的情形。信徒自己虽然不能赶出邪灵，但是，他能将他的意志放在真理这一边，叫邪灵失去它们作工的地位。他最少能宣告说，他要真理，他要明白真理，他要顺服真理；他的祷告和拣选就是拒绝邪灵所有的谎言，无论这谎言的外壳是一个思想、想象或者理论。他这样作，会叫圣灵能以引导他黑暗的心思进入神光明的真理。在经历上，信徒要看见，有时乃是经过了好几个月(或者还要长)，他才能够明白邪灵的一个谎言。他应当先在意志上拒绝邪灵一切的地位，然后，仔细的一一将邪灵的谎言推翻。从前所相信的，现在不信，逐一将地位收回来，不肯再稍为相信邪灵所说的，邪灵就要失去能力。

认识常度：如果信徒是因被动或者相信邪灵的谎言这两个缘故，而陷入各种苦恼的光景中，他就有知道他自己「常度」的必要。由这两个缘故而给邪灵以地位，都是会使信徒在各方面每况愈下的。思想力、记忆力、身体力以及别的，都要坠落。现在信徒知道了自己的危险，起来追求释放。怎样才算得·释放呢？应当「复原」才可以。信徒如果要追求复原，他应当知道他的「原」本来是怎样才可以。信徒应当知道，他有一个常度，就是他的原来情形；乃是在他受邪灵的欺骗之后，他才从那一点掉落下来。他应当知道他的常度怎样。他就是从他的常度落到今天的地位来。如果他并没有掉落下来，他就不必寻求复原。在此有几件事是信徒应当注意的：我今天并不似从前，我今天比从前是差了许多；我今天的光景是我所不愿意继续的，我要回到我从前的光景。现在当问说：我今天的情形比我从前差得多少呢？我从前是如何呢？我现在应当如何才得回到从前的光景呢？

这个从前的光景，就是你的常度。你从而坠落的地方，就是你的常度。你如果不明白你的「原」或你的常度到底是怎样，就请你问你自己几句话：我一生下来思想都是如此纷乱么？或者有一时并非如此的么？我一生下来记性就是这样的坏么？或者有一时记性很好的呢？我一向都是如此不能睡觉么？或者我曾有一时是睡觉的呢？我一向就是眼簾中有许多的图画，像影戏般来来去去么？或者我有更清楚的时候呢？我从来就是这样软弱的么？或者有一时我是更强壮的呢？我从来就是如此的自己管不了自己么？或者我曾有一时比这个更好的呢？问了这些和类似这些问题之后，要叫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失去常度，有没有被动并受攻击，并且知道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样。

要明白自己的常度到底是怎样，信徒必须先承认并相信，自己是有一个常度的。他今天虽然坠落了，但是，他总有一个程度是他在没有坠落时本来所经历的。这就是他的「原」，他现在应当追求向这点而去——复原。常度的意思没有别的，不过就是一个人的正常光景而已。信徒如果难于定规甚么是他的正常光景，就请他回忆，在他一生中间，那一个时候，是他的灵或魂或体「最好」的时候；他应当想到他的灵在甚么时候是最刚强的，他的记忆力和思想在生平那一时期是最强最清楚的，他的身体在那一年是最康健的。当他明白了他生平最好的时期之后，就请他将那一时期的光景，当作他的常度。这是最少的限度，他应当达到这一个限度才可以。他若是生活在比这个还要低下的限度，他就不应当满意。当知，如果他有一时可以达到那样的光景，就没有理由叫他现今必须赶不上那个时候的光景。何况那时的光景也许尚非他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呢。所以，他必须坚持他的常度，而不肯降下。

当信徒将他目前的光景与他从前的光景比较一下，他就知道他已是「远不如前」了。在心思里受攻击的人，就要看见他自己记性和思想是如何的「远不如前」；在身子受攻击的人，就要看见他自己的力量怎样的「远不如前」。信徒既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从自己的常度坠落下来，他就应当用意志的辞绝和抵挡归回到他的常度来。但是，邪灵对于这样的「推翻」是不甘心的；它们要对信徒说：你现今已经老了，自然不能盼望心思像少年那样的强壮；人的本能都是应当越过越坏，越过越软弱的。或者你是少年，它们就要说：因你先天不足，所以你不能像别人那样的长久享受一个强壮心思的福。或者它要告诉信徒说：都是因为你当初工作过度了，所以现今你陷入这样的地步。或者它还要大胆一点说：你本来就是如此的，别人虽然比你更好，但这是因恩赐不同的缘故。邪灵就是如此的要信徒相信他软弱的原因乃是天然的、自然的、应当的、并没有甚么希奇的。但是，信徒如果是没有被欺、被动、乃是绝对自由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也许)有可信(还当试验)之处；如果信徒是被欺、被动，就这些的推诿，以为甚么都是天然的，乃是绝对不可相信的。信徒既已蒙恩得·比现今更好的光景——在灵性上、心思上和身体上，就不应当让黑暗的权势把他捆绑在更低下的地位里。这些都是邪灵的谎言，他应当完全拒绝。

一件事我们应当注意，就是心思因·天然疾病而较弱下来，与因·将地位给邪灵以致软弱下来，乃是绝对不同的。因·天然疾病而软弱，人的神经就必定有了损坏。至于邪灵的工作，并不改变一个机关的性质，不过使之不能照常工作而已；人的心思并没有损坏，不过是被动的，暂时不能作工而已；当邪灵赶出去的时候，就会恢复到当初的光景。许多疯狂的人，多是因为他们的神经已有天然疾病，随后被邪灵利用其疾病而骚扰之。如果没有邪灵在后的工作，光是神经病，就也许是不难医治的。

推翻被动：当信徒知道了他自己的常度之后，他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应当争战回到他的常度来。他知道了他有一个「原」，现在他要复原。不过我们应当知道，邪灵要保守它们所得的地位，一若侵略者要保守它们所占据的领土一般。我们不能盼望邪灵会把它们所得的地位拱手相让的还给我们。邪灵如果不是弄到没有办法，它们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信徒应当知道，割让地位是非常容易，而收回地位是需要工夫的。但是，一件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国家怎样有律法，律法的裁判怎样最有权力，那一国任何的人怎样应当完全按·律法而行；在神的宇宙中，也照样是有律法的，律法的裁判也照样是最有权力的，所有的灵、鬼是没有法子违背的。因此，我们应当明白灵界中的律法，按·而行，就邪灵不得不归还地位。

灵界最紧要的律法，就是凡一切与人有关的，都必须得·人意志的允许，才得成功。信徒就是在无知中接受了邪灵的欺骗，以致允许它们在身上作工；现在信徒要收回地位，他就必须用他的意志推翻当初的允许，坚持「我」是「我」自己的人，邪灵不应当使用我的任何部分。在这样的争战中，邪灵不能违法，它们必须引退。信徒就是因为意志被动，以致心思也被动，以致心思被邪灵所占据；现今他应当按·神的定律，宣告他的心思是属他自己的。他现今要使用他自己的心思，不肯再让外来的力量来鼓动、启示、使用、催促他的心思。信徒如果继续不断的将被动的地位收回，而自己使用心思，就他的心思要逐渐自由，达到当初的常度。

在这争战的时候，信徒必须使用自己的心思。应当尽你所能的去作事。每一次都要主动，不要甚么都是倚靠别人。如果作得到，甚么都要自己决断，不要被动的等候别人与环境。不要回顾以往和

挂虑将来，只要为·现在这一刻而活。用祷告和儆醒一步一步的前进。使用自己的心思，并且要思想——思想自己作甚么，说甚么，是甚么。应当取消拐杖，不要藉·甚么属世的事物和法子来代替你心思的本能。当用你的心思来思想、来推敲、来记忆、来明白。

因为信徒的心思被动已久，所以，争战一直到自由的地位，也是需要时候的。信徒应当记得，当他还没有自由之先，他心思里的思想，有许多并不是他想的，乃是在他心思里的邪灵想的。所以，在这时候的思想，是必须逐一查考过的；不然，恐怕已失的地位还未完全收回之先，新的地位又在不知或无知中给邪灵了。此时所有的控告和赞美，不一定是因·信徒是错误的或者作得好了，多有是因邪灵如此说而已。所以，如果心思里充满了灰心的思想，他不要以为真是没有盼望了；或者充满了高举的思想，他不要以为真是美好了。

信徒还应当时常攻击邪灵的谎言。凡邪灵在心思里所提议的各种思想，信徒必须专一的用圣经的话语来回答。邪灵叫他疑惑，他就用相信的经言来回答；邪灵叫他灰心，他就用盼望的经言来回答；邪灵叫他惧怕，他就用平安的经言来回答。如果有不知用何经言的，就可以求神指示；或者认准其出自邪灵，就对他们说：「这是你们的谎言，我不要。」这样运用圣灵的剑，是得胜的法子。

在这样争战的时候，信徒必定不可忘记十字架的地位，他必须站立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上面，相信自己是已经向罪死了，向神在基督耶稣里活了。他是已死的人，所以是已经脱离了旧造的；邪灵们现在不能再在他身上作甚么，因为它们能以作工的地方已经在十字架上了。信徒在每一次要拒绝邪灵，要使用心思的时候，总必须完全倚靠十字架所成功的。信徒必须知道他和主的死乃是一个事实，所以，他现在应当在邪灵面前坚持这个事实。他已是死的，邪灵对于死了的人是没有权柄的。法老不能苦害红海那边的以色列人。这样安息在主的死上面，要给信徒以最大的利益。

【自由与更新】当信徒这样一步过一步的收回地位之后，其成效是逐渐显明的。虽然在起初的时候，好像是越收回情形越险恶；但是，当信徒坚持要收回一切地位之后，他要看见邪灵逐渐失去能力，不能有所作为。当地位逐渐收回时，各种被动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信徒要看见自己的心思、记忆、想象、理性，逐渐可以自主，可以使用，邪灵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的攻击了。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信徒还未完全收回地位，也未完全复原之先，他便自以为满足了，而不继续争战。这样留下余地，要叫邪灵在将来还可死灰复燃。信徒必须继续收回主权，直至自己真是完全自由为止。当信徒站立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使用自己的心思，拒绝邪灵的僭越和老旧的想法，就不久要完全得·释放，信徒要看见他自己真是作他自己一切思想的主人。

我们现在将从被动到自由的程度，总述之于下：

- (一)信徒的心思本是照常的；
- (二)信徒陷入被动，要神用他的心思；
- (三)信徒以为因·(二)的缘故，他现在只得·一个新的心思了；
- (四)其实信徒乃是被邪灵所攻击，落到常度之下；
- (五)信徒的心思软弱无能；
- (六)信徒争战，要收回他在(二)所给的地位；

- (七)信徒的心思好像比从前更坏、更混乱；
- (八)其实信徒乃是逐渐自由；
- (九)信徒坚持他自己的主权，要收回被动的地位；
- (十)被动推翻，地位复原；
- (十一)信徒坚持他的意志，不只保守了常度，并且——
- (十二)使心思完全更新，能作从前所不能作的工。

——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

第六章 完全的自由

但是，心思不过是问题中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解决，才能得·完全的自由。

奉献的信徒可以愚昧的、受欺的陷入被动好几年，而仍不知自己地位的危险，以致越过越被动，直至被动的范围广大无边，使信徒在心思里、情感里、身体里和环境里，受了不可言宣的痛苦。所以，将奉献真义传给这样的信徒，是顶要紧的。我们已经很注重的说过知识的紧要，这是因为在解救被动中，知道真理是绝对需要的。没有真理的知识，就解救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被动的信徒所以陷入这样的地位，是因为受欺，受欺的原因是因为愚昧无知识，不然就无受欺的可能。

【认识真理】所以，认识各样事的真理——认识与神同工的真理，认识邪灵作工的真理，认识奉献自己的真理，认识超凡事物的真理，乃是解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须认识关乎自己所有经历的来源和性质的真理，他才有得·解救的盼望。因为信徒是先(一)受欺，然后(二)被动，(三)被附，(四)更受欺被动；所以，信徒若要得·自由，免去被附和被动以后所发生的受欺和被动，他就必须先除去当初(一)的「受欺」；如果(一)的「受欺」撤除，就(二)(三)(四)的「被动」「被附」和被附之后的「受欺」和「被动」，都要次第瓦解。受欺为邪灵开门，使之有进来的可能；被动为邪灵留地位，使之有站住的可能；这样作的结果就是被附。要撤除被附，必须撤除被动；要撤除被动，必须撤除受欺；要撤除受欺，惟有认识真理。所以，认识真理是得·释放的第一步。真的，惟有真理能使人自由！

我们常常警告信徒有关一切超凡经历(如异象、声音、神迹、奇事、火焰、方言、感觉等)的危险。我们并非说所有超凡的经历都是应当拒绝、厌弃、反对的；如果这样，就非圣经的教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也曾作许多超凡的事。我们的目的是要信徒明白，超凡经历的来源不只一个，神会作，邪灵也会仿作。分别甚么是出于神的，甚么不是，乃是最紧要的。信徒如果未向情感的生命死，而热切贪求感觉上的经历，他就要在这里受欺。我们并非说信徒应当拒绝一切超凡的事，但是我们劝信徒应当拒绝一切撒但的超凡。我们在这里就要将圣灵作工和邪灵作工的根本不同处指明出来，好叫信徒知道分别。

现今信徒的受欺，可以说在超凡的事上是特别的多。就是因为受欺的缘故，就叫邪灵依附。我们所切望的，就是信徒在对付超凡的事上，应当先下一番分别的功夫，以免受欺。信徒所应当紧记不忘的，就是如果是圣灵以超凡的经历给他，他是依然能用他自己的心思的；而且并不需要他完全或局

部陷入被动，才会得·；就是得·之后，也还可以用自己的良心来分别善恶而定去取，并无一种强迫的情形。邪灵若以超凡的经历给人，人就必须陷入被动，心思必须空白，一切的举动都是受外来力量强迫的。这是根本上不同的地方。使徒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说出圣徒属灵的超然恩赐，其中有启示，有预言，有方言和其他超然的表显。使徒承认这些都是从圣灵来的；但是，他在三十二节将这样属神恩赐的性质告诉我们：「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使徒以为先知(信徒)所得的如果真正是出乎圣灵，就他所得的灵是顺服他的。如果是圣灵在人身上将各样的超凡经历给人，使徒说，这灵乃是顺服那人的，灵并不违反人的意思而使用人身体的任何部分，那人仍是能以自治的。一切顺服先知(信徒)的灵，才是从神来的。一切要先知顺服他的灵，都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应当拒绝一切超凡的事，不过当看这超凡的灵有没有要人被动的顺服而已。如果我们看见人在得·方言或其他类似的恩赐时，竟然自己不能作主——自己要说不敢说，自己要静不能静，不能安坐，强制被摔在地，有了外来的力量管治他——就是表明他所得的灵乃是邪灵。这就是圣灵和邪灵作工根本不同的地方。前者要人完全自主，后者要人完全被动。所以，信徒如果要知道他自己的经历到底是那里来的，他就应当在这里察看一下是否被动，就足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信徒所以受欺，就是因为他不知这根本的真理。

信徒若要自由，他的愚昧必须除去；换言之，他必须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的意思无他，就是知道一个灵的真相而已。撒但的谎言捆绑信徒，神的真理释放信徒。但是，难处就是在此，认识真理是需要代价的。因为这样的真理要动摇信徒从他以往经历所得的荣耀。他以为自己是比别人加倍长进的，已经属灵了，是不会错误的。如果要他承认他是有被鬼附的可能，或者要证明他实是已经被鬼附了，是何等的难呢！如果信徒不是愿意忠诚于神所有的真理，就很难接受这一种叫他苦痛、叫他谦卑的真理。接受自己所喜欢的自然不难；要接受叫自己失去虚荣的真理，真是不易。但是，抵挡这样真理最厉害的人更应当小心，恐怕他就是被鬼附的。自然，知道自己是可以被欺的，还容易一点；知道自己是已经被附的，并且要这样承认，是何等的难呢！神必须施恩，不然，信徒就是知道了真理，还是要抵挡的。接受真理是得救的第一步，信徒必须肯知道一切关乎他自己的真理。不过，愿意知道自己属灵和超凡经历的真相，是需要谦卑和诚实的。

被附的信徒得·真理的程途不同。有的是因受捆绑太厉害，以致在凡事上都失去自由，因而醒悟过来知道自己的真相；有的因信徒的经历中虽然九成九都像是出乎神的，但是，却有一点点不当有的夹杂在内，使信徒疑惑其到底真否从神而来，就明白了真相；有的是因别的信徒将真理传给他，使之明白真相。但是，无论如何，信徒总不可拒绝头一线的亮光。

疑惑是得·真理的第一步。这并不是疑惑圣灵，也非疑惑神和祂的话语，乃是疑惑自己以往的经历。这样的疑惑是需要的，也是合乎圣经的，因为神要我们试验灵(约壹四 10)。既相信了就不必试验。要试验，必是不能决定其从何而出。信徒常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如此试验，恐怕得罪圣灵。岂知要我们这样试验的，就是圣灵。如果是圣灵，就经过试验还不失其为圣灵。如果是邪灵，就可以揭穿其假冒。真的是神叫你陷落到今天的地位么？真的圣灵工作中也有相反的么？真的你在甚么事上都不会错误的么？

信徒最错误的，就是以为自己是永不会错误的；别人会，自己不会。这就叫他要受欺到底。但当信徒得了真理一点的亮光之后，他就要承认他是有被欺的可能的。这就叫真理有作工的机会。当他

这样的自卑之后，他就要看见他自己是被欺的。他现在将神作工的原则和邪灵作工的条件比较一下，就看见他以往的经历，都是在「被动」里得·。他乃是履行邪灵作工的条件，而得·许多奇异的经历——起初是使他快乐的，后来是使他苦痛的。他将自己以往的态度，和神作工的原则，并邪灵作工的条件对照一下，他知道他是没有活泼与神同工的，乃是被动的随神主张。因此，他所有美好或苦恼的经历，都必定是从邪灵来的。到了这地步，他就要承认自己是受欺的。信徒不只应当接受真理，并且应当承认，惟独如此，撒但的谎言才得消灭。信徒在这里的经历，就是：(一)相信信徒是有被欺的可能；(二)我也有被欺的可能；(三)我是被欺的，现在应当追问：(四)我是为甚么被欺的？

【地位的发现】现在自然可以断定的说，信徒是曾以地位给邪灵的，现在就是要查问，到底这个地位是甚么？当信徒还未查问他自己里面到底给了邪灵甚么地位，让他重新查考，地位到底是甚么？不然，他就要将被附算为别的甚么，或者将别的甚么算为被附。也许他要将平常在灵中与黑暗权势的争战，与要求自由脱离鬼附的争战相混，因而给邪灵以便利。

信徒应当知道，凡接受邪灵的假冒，容让意志被动，和相信它们所注射的思想的，都是以地位给邪灵。我们目下所最注重的被动，就是说，让自己的心思或身体陷入死寂的状态；不用自己各种的本能；停止有意识的管理心思；停止使用意志、良心和记性。这被动是一个主要的地位。信徒们被动的度数是不同的。被动程度的深浅，定规其人被附的深浅。不过无论信徒被动的程度如何，他若有「被动」，就当除去这地位。信徒应当坚决的、专一的、长久的反对邪灵在他身上得·甚么地位。特别应当反对他所受欺过的那几点。被欺的信徒最紧要的，就是知道他失去的地位是甚么，而将这地位收回。

普通的思想，以为对于鬼附的事，不过只要奉主的名把鬼赶出去而已。但是，对于信徒的被鬼附，这个方法还不是完全的，这是因为信徒被附的原因，和外教人被附的原因是不同的。外教人的被附乃是因·罪，信徒的被附乃是因·受欺。所以信徒得·拯救的方法，就是不再受欺。如果鬼附的原因是在乎受欺，而我们只命鬼出去，就我们所对付的，不过是果而不是因。这样作虽有一时的效力，但是并没有长久的自由。因为被鬼附的因——地位——如果没有对付过，就鬼虽然一时听命出去，不久因其里面尚有地位，仍可以回来。这并非一种理想，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五节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鬼先前所住的「屋」未曾拆毁，就虽然鬼可以一时出去，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并且要使这人比先前还不好。这「屋」就是人所给邪灵的地位。

所以，赶鬼虽然是紧要的，对付地位也是不可少的。进而言之，鬼就是赶了，地位如果没有对付过，就赶鬼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鬼还要重来。就是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许多信徒，虽然奉主的名赶鬼了，但是，竟不会使自己或别人有长久的自由。我们应当注意，鬼是可以赶的，但是，地位是不能赶的。地位是需要收回的。受欺的地位、被动的地位，如果不是专一并继续的收回，就其人断无长久的自由。

信徒如果不收回他所给邪灵的地位，就是叫邪灵可以进来，可以站住的原因，他虽然奉主的名赶自己身上的鬼，或者别人奉主的名为他赶鬼，鬼也好像离去了，他还不是真正自由的；因为这不过是说，鬼某种的表演是没有了，也许它们要换一种表演，或者这一种的表演不过要暂且一停，免得继续受更重大的攻击，等到信徒稍懈时，还要重新显明。总之，地位若未对付过，鬼总是有所凭依的。

心思必须接受真理，意志必须活泼、主动、坚决的反对一切被动的地位，才是办法。

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是因·受欺而被鬼附，就应当寻求亮光，知道自己给邪灵的地位是在那里，而将这地位撤除。邪灵所以得进来，是因有地位；地位撤除，就可叫它们离开。

所以，当信徒看见自己曾在甚么事上以地位给邪灵，就应当收回地位。他既是因·不自主、不自治，陷入被动，以致被附；他就应当活泼的使用地他意志，藉·神的能力，在诸般的试探和苦难中，反对黑暗的权势，以取消当初所给它们的允许。被动是逐渐而来的，所以也要逐渐而除去。当信徒发现多少时，他才能弃绝多少。如果被动的期间已长，就解救的期间也甚长。下山容易上山难，因此，被动容易自由苦。信徒需要全人的同工，收回以前所失的一切地位，才会自由。

信徒必须祷告求神指明他是在那里受欺的，并且还要诚心、愿意、爱慕神将他全人的真相都指明给他看。普通说来，信徒所惧怕听见的，和听见人家提起就难过的事，最多就是他所给邪灵的地位。如果信徒惧怕对付甚么，信徒就应当对付那件事，因为十九邪灵在那里是有地位的。信徒必须从神那里得·亮光，来查验自己的症候和其他原因；知道之后，就要专一的从邪灵手中收回。光照是必须的。不然，信徒就要以超然的当作天然的，以属灵(邪)的当作属身体的；这样就叫邪灵可以长久依附而无阻碍；这样的态度，就是对鬼附说「阿们」。

【收回地位】在一切给邪灵的地位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被动，意思就是意志不活动。所以，现在要将地位收回来，意志必须活泼过来才可以。信徒此时必须(一)顺服神的旨意；(二)反对撒但的旨意；(三)运用自己的意志，并与圣徒们的意志联合。收回地位的责任，都在意志身上。因为被动的是它，所以，反被动的也应当是它。

意志最初一步的工作就是定规。定规就是把意志安定向·一个方向而去。信徒因·受邪灵苦害，被真理光照，蒙圣灵激动的缘故，就再受不住继续被邪灵所依附。因此他就天然的被神引导到一个恨恶邪灵的地位。因此他就天然的定规要反对邪灵一切的工作。他定规要得·自由，定规要自己作主，定规要驱逐邪灵。神的圣灵在他里面作工，使他对于邪灵发生忿恨的心，越受苦害越恨，越觉得不自由越恨，越想越恨，越过越恨。因此他就定规要完全脱离黑暗的权势。这样的定规乃是收回地位的第一步。如果这个定规是真的，就将来无论因收回地位而被邪灵如何反对，都是不肯反顾的。定规就是说，全人决断今后要反对邪灵。

信徒还应当用意志来拣选，意思就是要，并定规他的将来。在争战的日子中，信徒的拣选是有功效的。信徒应当时常宣告说：我拣选自由，我要自由；我不要被动，我要用我自己的本能；我要认识邪灵一切的诡计；我要邪灵失败；我要与黑暗权势完全断绝关系；我拒绝邪灵一切的谎言和推诿。这样用意志来拣选，并且时时如此宣告，在争战上是大有利益的。我们应当知道，这样的宣告，不过是表明信徒如此拣选而已，并非脱信徒定规要作这些事。黑暗的权势并不受信徒「定规」的影响，但是信徒如果靠·神的能力，用自己意志专一的拣选来反对它们，它们就必定奔逃。这都是与人有自由意志的原则有关。信徒当初虽然允许其进来，但现在却能拣选与当初所允许者相反的事，因此就叫邪灵没有立足地。

在这样的争战中间，意志各方面的工作，都应当活泼的进行。除了定规、拣选之外，还应当抵

挡，意思就是意志发出力量以与邪灵相对抗。同时也当辞绝。辞绝就是意志把自己关闭起来，不愿再以甚么给邪灵。信徒应当抵挡邪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同时，也当辞绝邪灵。抵挡不过叫邪灵不得往下作工；辞绝是取消从前所给邪灵的允许，就是引起它们作工的允许；所以，抵挡再加上辞绝，就叫邪灵不能作工。我们前面凭当抵挡，后面应当有辞绝的态度。例如：我们辞绝邪灵说：我要「决断」，这意思就是我们用意志抓住自由；同时我们还应当有抵挡，意思是用力量以与仇敌周旋，要保守意志藉·辞绝所得的自由。这样的辞绝和抵挡，必须继续到完全自由为止。

抵挡是一种的确的争战。抵挡需要灵、魂、体的力量都来，而其中主要的力量就是意志。定规、拣选和辞绝，多是在态度方面，抵挡却是在实行方面。抵挡就是表明态度的行为。抵挡就是灵中的摔跤，就是意志用灵力将邪灵推出它们现今所站立的位置，就是向黑暗权势的阵地进攻。抵挡就是用意志的力量来赶，来驱逐，来推开。邪灵站立在信徒所给它们的地位上，虽然看见了信徒反对它们的态度，却要霸占其当初所站立的位置，不肯引退。抵挡就是信徒用「实力」以驱逐邪灵。抵挡就是信徒用灵力「押」邪灵，而使之「搬」离。所以，信徒在抵挡的时候，必须用力运用意志出来驱逐邪灵。只在态度里宣告是少有用处的，态度和实行当同时并行。只有抵挡而无辞绝，也是少有用处的；因为当初给邪灵的允许，必须收回。

在收回地位中，就是信徒一方面用意志来定规，一方面拣选并辞绝(拒绝)，在另一方面用意志来抵挡。定规争战，拣选自由，辞绝邪灵，抵挡仇敌再霸占地位以捆绑自由。在定规、辞绝、拣选、抵挡的中间，信徒就是为·自己的主权而争战。自由意志这件事是永不可忘记的。神将自由意志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现今邪灵竟然霸占了我们的肢体和本能，而作我们「人」的主人，我们的主权当然丧失了。当信徒收回地位时，他就是反对邪灵如此的「代替」了他，所以出来争战。信徒应当时常说：我不愿意邪灵侵占了我的主权，我不愿邪灵侵犯了我的人格，我不愿邪灵依附了我的……不愿瞎·眼睛跟随邪灵，我不愿邪灵利用我这个人，我不愿阿，我真不愿阿！我要作我自己的主人，我要知道我自己是作甚么，我要自己管治自己，我要我的全人顺服我的自己，我拒绝邪灵在我身上所有的作为，我拒绝它们所有作工的权利。当信徒用意志这样的说他自己的定规、拣选和辞绝时，就叫邪灵没法往下作工。意志既如此的定规、拒绝并拣选，信徒也就应当用意志来抵挡。

信徒这样的用意志收回地位，就是说，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头。以往的已经错误了，现今应当重新起头。所有从前奉献给邪灵的，现在应当都讨回来，全人的灵、魂、体要从仇敌手中要回来，重新完全奉献给神。从前因·无知所给邪灵的地位，现在逐一都推翻。从前给它们的主权，现在都撤回。法子如下：

从前所接受的，今当拒绝。 从前所相信的，今当不信。

从前所接近的，今当远离。 从前所已作的，今当拆毁。

从前所约定的，今当注销。 从前所已说的，今当收回。

从前所应许的，今当反背。 从前所联合的，今当解散。

从前所顺服的，今当抵挡。 从前所静默的，今当出声。

从前所同工的，今当反对。 从前所给与的，今当不与。

从前所有的考虑、商议、允许，都当推翻；所有的祷告答应和医治，也都当拒绝。

这些都是对邪灵而发的。从前误将邪灵当作圣灵，所以竟然与邪灵有了那样亲密的往来。现今知道了，所以要撤回从前在无知中所给它们的一切。将地位给邪灵，乃是在一件一件事上逐一给它们的，所以收回来也是一件一件逐一撤除的。最大拦阻信徒完全得·自由的，就是信徒只愿意拢统的、包括的、含混的用意志将所有的地位都收回来，却不肯逐一的、仔细的、一点过一点的将地位收回来。拢统的反对邪灵得·地位，不过使信徒的态度不错而已；若要得·自由，这就必须仔细的将所有的地位都收回来。这好像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意志是要得·自由的，并用祷告以求神的光照，就当圣灵将过去的一切逐一指示信徒时，只要他一一的抵挡之后，甚么就都消散了。信徒若肯忍耐的进前，他要看见这是一个实在的解救，一件过一件，他是向·自由而去的。拢统的抵挡表明我们是反对邪灵的，仔细的抵挡叫邪灵不得不撒手放弃其所已得的地位。

信徒意志的被动，好像是下山一般，一级过一级的下降，直到陷入最卑下的地位。现在他要收回地位，好像就是回转过来，再抢级而升一般。从前走下来是经过多少阶级，现在回头再上，也要再经过多少阶级。没有一级是可以留下不走的。从前是逐渐被动；现在要逐渐明白，逐渐活泼。从前所有被动的地方，现在当一一推翻过，一一收回来。他的脚现在多回头向上升一级，就是多收一级的地位。他从前是多走一级，就低降一级；现今是多走一级，就上升一级。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最近治邪灵的，多是我们最先收回来的。好像我们所走下的末了一级，乃是我们上升的头一级一般。

信徒这样的推翻地位，必须达到当初自由的地方才可以。信徒必须知道他自己是从甚么地方下降的，所以，他现在应当回到当初的情形才可以。他应当知道他自己的常度如何——本来意志是如何活泼的，心思是如何清明的，身体是如何强壮的；和现今的情形如何，两相比较，就会知道自己因·被动究竟下降了多少。现在他就应当时常把他这个常度摆在面前，总要以上升到常度为最低的限度。如果他的意志不会活泼到再会管理他全人的任何部分，他就不应当满意，因他还未回到当初的常度。在信徒要得·自由的程度中，他应当把他自己的常度看得最分明，才不至没有回到常度，就以为自己自由了。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思想、记性、想象力、是非之心、裁决力、爱心、拣选力、抵挡力，或者我们身体的那一部分，陷入被动，失了常度，叫我们不能自己作主，好像是在我们主权之外，不能再为我们所用的，我们凭当完全收回——用我们的意志反对这样的被动，用我们的意志使用这些的本能。信徒一陷入被动，邪灵就抓住他被动的机关，代替他使用，或者与他一同使用。当信徒看见自己的实在情形，而要收回地位，自己使用自己的机关时，他要觉得非常之难。因为：(一)他自己的意志还是软弱，不足主使一切；(二)邪灵用尽其力量以与之相抗。例如：他是在「决断」这件事上陷入被动，他现今要注销这个地位，不再许邪灵作工，自己定规要自己来「决断」，不再受邪灵的管辖，他就要看见：(一)他自己不能决断，(二)邪灵不让他决断行动。当被附的信徒推翻邪灵的主权时，邪灵便不让它们的囚犯行动甚么。

现在信徒必须拣选，到底他自己永远不动呢？或者让邪灵动他呢？自然他不愿让邪灵这样的使用他。所以，虽然他一时还不能「决断」甚么，但他不准邪灵来用他的决断力。为·自由的争战，就在此时起首。这个争战完全是意志的争战。因为意志陷入被动，也就容让全人的各机关都陷入被动，

以致意志(人)失了主权，不能再自由的管治支配全人的各机关，以致邪灵进来代替意志(人)管治，并支配全人的各机关；所以，现今若要得·自由，就必须意志起来：(一)反对邪灵的主治；(二)收回已失的地位；(三)自己活泼的与神同工，而使用自己的全人。现在甚么都在乎意志。当意志反对邪灵，而不准邪灵再霸占其机关时，邪灵就要退出。我们已经说过，是因信徒允许的缘故，邪灵才得进来；所以，信徒现今的辞绝，就取消了当初的允许，叫邪灵失去其侵犯的根据。当信徒再仔细的在所有的地位上抵挡，就叫邪灵失其工作的可能。

地位的每一寸都应当收回，欺骗的每一点都应当揭穿。信徒应当忍耐的在每一件事上，与仇敌争战，并且应当争战得「透」。应当知道辞绝一切的地位；这并非说已经收回一切的地位了，因为不一定在辞绝的时候，所有的地位便立即收回了。邪灵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信徒的意志还应当经过最剧烈的争战，才会强壮，才会充满能力，才会自由。所以，对于推翻地位，信徒必须继续进行。并且要恒忍的推翻，一直等到地位的每一点都揭露，都辞绝，都消除，好叫全人的机关能随·人的意志而转动。所有被动的机关，都应当恢复到它们作工的常度。心思必定应当会思想得清楚，以致能思想意志所要思想的题目，并且没有思想是出乎意志管治之外的。记忆力必须会记忆自己所要记忆的，而不充满了自己所不愿意有的思想。他身体的举动如唱诗、说话、诵读、祈祷，都必须被意志管治。意志必须活泼，以致能作全人的主人。所有全人的各种才干，必须都会照·常度而工作。

信徒不只应当拒绝邪灵所立的地位，并且也当拒绝一切邪灵的工作。信徒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取一种反对邪灵所有工作的态度。这个要叫邪灵受亏。再后就求神赐给亮光，使他知道甚么是邪灵的工作，因而逐一拒绝之。邪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是：(一)代替信徒动作，(二)影响信徒去动作。因此信徒应当拒绝邪灵(一)代替他动作，(二)影响他动作。信徒不只应当拒绝引导邪灵进来的地位，并且也当拒绝保守邪灵常在里面的地位。当信徒这样抵挡的时候，他要看见邪灵要多方阻挡；所以，他若非竭尽全力与之周旋，他就不能回到常度而得自由。当信徒这样争战的时候，他要看见他一时竟然不能用自己的本能。但是，当他竭力以攻击邪灵的全力时，他的意志就从被动完全回到活动来，就能管治他自己的全人。被动和被附都是在争战中消灭的。

当信徒这样的争战以收回地位时，他就要经过非常苦痛的日子。信徒要因·黑暗权势的反抗，和自己坚决要自由的缘故，而感受重大的苦楚，并且发生非常的奋斗。当他要用自己的意志(一)以抵挡邪灵的主权，并(二)行使自己的职权时，他要看见霸占在他里面的邪灵是如何抵挡他的。当他起首争战的时候，也许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坠落有多深；是当他起首一点过一点与邪灵争战，把地位收回而感受邪灵的反对与捆绑时，他才知道自己坠落原来已有这么深。就是因为邪灵这样的抵挡他，不愿他脱离它们的捆绑，信徒就要看见当他起首争战收回地位之后，他的病状是比从前更坏的。好像越争战意志越没有力量，被附的地方也越见其纷乱，难以作主。这种情形就是得胜的标记。信徒虽然要觉得更坏，但是，在实际上是更好，因为这样的病状是对我们说，抵挡已经发生效力了，邪灵已经觉得我们的攻击了，所以它们起来反抗，但这不过是最后的挣扎，我们如果坚持，就它们必定应当离开。

在争战的时候，最紧要的就是信徒时常站立在罗马书六章十一节上面，承认他是与主合而为一的人，所以，主死了，他也是死了。这样的信心叫我们脱离了邪灵的权柄；因为对于已死的人，邪灵是没有权柄的。这样的地位必须站立得牢。也应当学习运用神的话语以攻击仇敌所有的谎言。因为在

这样的時候，邪靈最會告訴信徒，他已經墮落太深，不能挽救了。或者在爭戰受苦的時候，特別在邪靈末後掙扎，使信徒經歷空前的苦楚時，使信徒灰心，以為他已絕望，不能再自由了。信徒如果聽它們，就真要陷入最深的危險。信徒在此應當知道各各他已經敗壞了撒但和它的邪靈(來二 14；西二 14-15；約壹三 8)，救恩已經完成，叫每一個人都能在經歷上，脫離黑暗的權勢，進入愛子的國里(西一 13)。並且，因·收回地位而受更大的苦，就可知收回地位是邪靈所懼怕的了；因此你所作的已經是不错的了，地位更是應當收回的。所以，邪靈無論在你身上有甚么新的表顯，叫你受苦或者別的，你只要認得其出乎邪靈，便專一的辭絕這些的表顯，不要再顧它們，不要為之難過，也不要談論及之。辭絕之後，就可不理。

如果信徒這樣忠心的不顧暫時的苦惱，而奮勇用意志收回地位，他就要看見他身上的自由逐漸恢復了。地位如果逐一的辭絕，逐一的收回，就鬼附也逐一的衰微下來。信徒如果不再以新的地位給邪靈，就鬼附的權力，要照·地位的縮小而減少。雖然也許還有一時信徒才得完全自由，但是，信徒現在已是向自由之路去了。從前也許不顧自己怎樣，不顧自己的感覺、外貌和飲食，現在都要逐漸覺得了。信徒此時不要誤會以為他的靈命現在必定是退步了，所以才覺得這些事；他應當知道，這是因當他深深被鬼附時，他失去了自覺，現在他起首自由了，所以又覺得這些事。這樣的知覺，不過是表明邪靈從前依附在知覺里，現在已經離開了。到了這步的信徒，應當忠心的進前，因為他要完全得·釋放。若未回到常度，信徒不應當以已見小效便自足了。鬼若要趕得乾淨，地位必須收得乾淨。

【真正的引導】我們現在應當明白，甚么是神真正引導人的方法，並人的意志和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關係。

我們應當知道，信徒順服神是應當無條件的，並且，當他靈命達到最高點時，他的意志與神的旨意完全是一致的。但是，這並非說信徒今後就沒有意志了。意志的本能還在，不過火氣已經失去了。神还是需要人用意志的本能与祂同工，成功祂的旨意。我們看主耶穌的榜樣，就知道一個完全與神聯合的人，他意志的本能還是存在的。「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五 30)；「我……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意思」(約六 38)；「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廿二 42)；在這裡我們看見主耶穌——祂是與父合而為一的——在父的意志之外，還有祂自己個人的意志的。這裡並非說，祂沒有祂自己的意志；乃是說，祂不求、不行、不要成就而已。所以，一切與神真實聯合的人，都不是說其人應當取消其個人的意志機關；乃是說，他應當把他的意志放在神旨意那邊而已。

所以，真正的引導，並非要求信徒變作機械來順服神，乃是信徒活潑的遵行神的旨意。神不要信徒盲從祂，神要信徒有意識的運用自己的全人，以遵行祂的旨意。懶惰的人就是喜歡神代替他活動，他就是被動的跟隨。但是神不要信徒懶惰。神要信徒活潑的預備了自己的肢體，用功夫查考明白神旨意之後，就主動的順服。信徒要實行順服神，他的經過如下：(一)願意要遵行神旨(約七 17)，(二)在直覺中蒙聖靈啟示神旨(弗五 17)，(三)蒙神加力使其決斷遵行(腓二 13)，(四)蒙神加力使其執行(腓二 13)。神並不代替信徒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信徒在明白神旨之後，他就應當立志遵行；立志之後，就應當支取聖靈的力量以實行遵行。

信徒所以必须支取圣灵的力量，是因信徒自己的意志如果是单独的，乃是非常软弱的，「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罗七 18)。这句话，常是真实的。所以必须有圣灵加增我们里面的人的力量，好叫我们能够实行顺服神。先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后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行事成就祂的美意(腓二 13)。

神乃是在我们的直觉里启示祂的旨意。信徒的意志如果与祂是联合的，祂就要加增信徒的力量，使之能照其旨意而立志，也能实行出来。祂要求信徒与其旨意联合一致，但祂并不肯代替祂的儿女使用他们的意志。神创造和救赎人的目的，就是要人的意志完全自由。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信徒今能自由的拣选神的旨意而遵行。因此，在新约中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命令(都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都是要信徒运用自己的意志来拣选或拒绝的。如果神要取消意志的本能，就这些命令有何意思呢？

属灵的信徒，乃是有全权足以使用自己意志的人。他应当时常拣选神的旨意，辞绝撒但的旨意。虽然在许多的时候，他还不知甚么是出乎神的，甚么是出乎撒但的，但是，他还能拣选，还能推辞。他可以说：「我虽然不知甚么是属神的，甚么是属鬼的，但我拣选属神的，拒绝属鬼的。」他虽然不知，但他可以「存心」要属神的，无论那一件属神的；他可以本·态度不要属鬼的，无论那一样是属鬼的。在每一件事临到身上时，信徒都应当有这一种的拣选和拒绝。不知道不要紧，不过你总当定规拣选神的旨意。你可以说：「当我一明白甚么是神的旨意，我必定要。我总是拣选神的旨意，我总是拒绝撒但的旨意。」这样作法，叫神的圣灵能在你里面作工，使你反对撒但的意志一天更刚强过一天，使撒但一天过一天更夫去势力。当你这样的继续在存心上拒绝撒但的旨意，并且求神证明甚么是出乎祂的时候，祂在不久的时候，就要叫你在灵里知道。——倪柝声《被附后的释放》